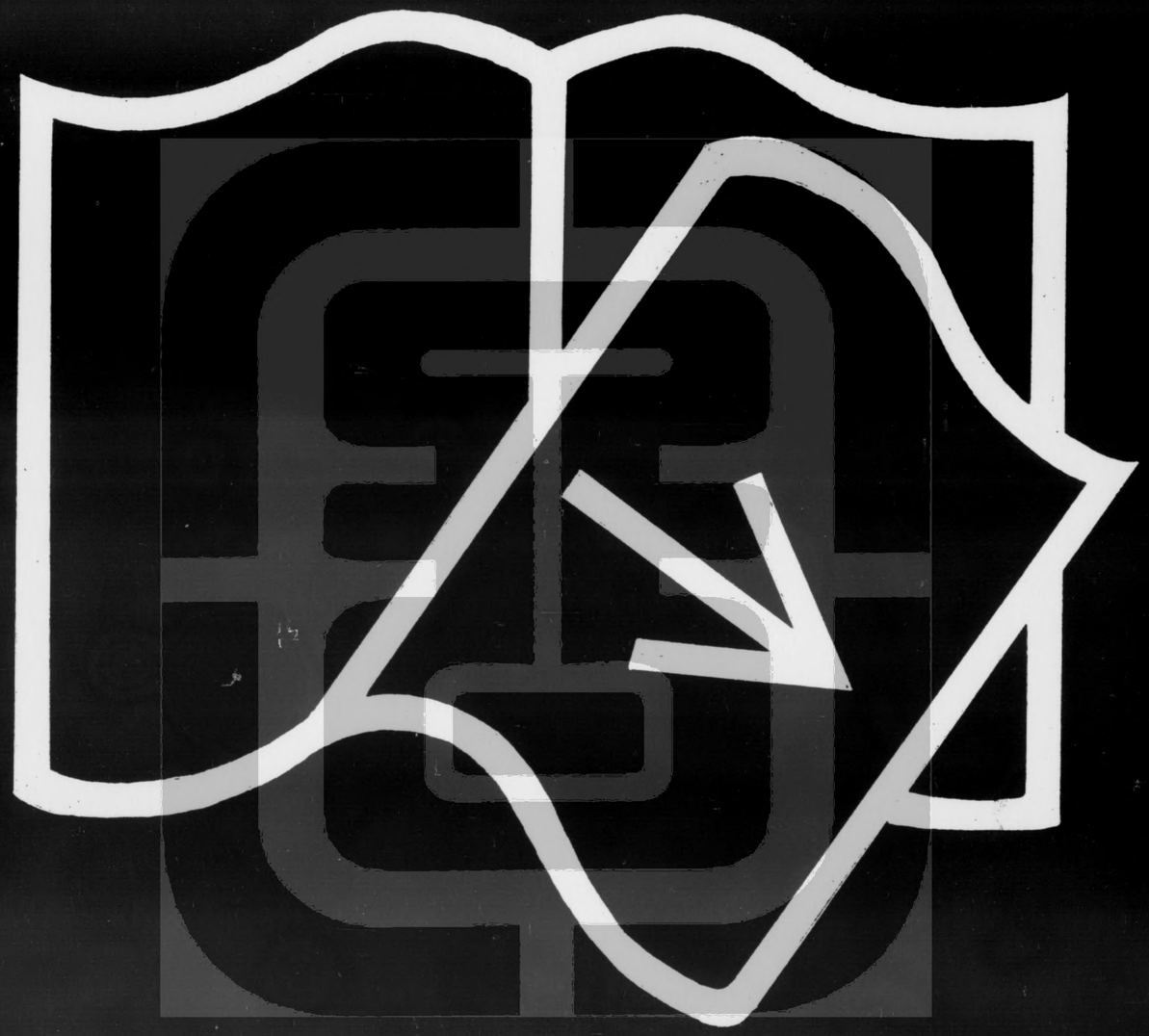

原件短缺

缺1~2页

唐柳先生文集序

夔州刺史劉禹錫纂

八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秦漢復起（潘本復作扶富切又也又音服孟子聖人復起後以意求）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潘本復作扶富切又也又音服孟子聖人復起後以意求）夫政庞（潘本庞作厖莫江切雜也）而土裂三光五嶽之氣分（潘本分作分剖君羣經音辨分限也）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後大振初貞元中上方嚮文章昭回之光下飾萬物天下文士爭執所長與時而奮（潘本奮作芒音忘放文章端也又星芒角）人望而如繁星麗天而芒寒色正敬者五行而已河東柳子厚斯人望而敬者歟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於貞元初至九年為名進士十有九年為材御史二十有一年以文章稱首入尚書為禮部員外郎是歲以疎傷少檢（潘本檢作儉後同字當作儉馬祖峻切與儉絕

異也獲詘出牧邵州又謫佐永州居十年詔書徵不用遂為柳州刺史五歲不得召歸病且革（張二云）音亟急也留書抵其友中山劉禹錫執書以泣遂編次為四十五通行於世子故人禹錫執書以泣遂編次為四十五通行於世子厚之喪昌黎韓退之誌其墓且以書來弔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張二云）湜音直力切（張二云）常戟切持正貌唐皇甫湜字持正於文章少所推讓亦以退之言爲然凡子厚名氏與仕與年暨行已之大方（張二云）暨其冀切及也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今附于第一通之末云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諸賢姓氏

中山劉禹錫編

河南穆脩叙

眉山蘇軾評論

晉山沈晦辯

南城童宗說音註

新安張敦頤音辯
新安汪藻記
張雲間唐英論
潘緯音義
姓氏畢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目録
卷之一
雅詩歌曲
平淮夷雅表
平淮夷雅一篇
鐃歌鼓吹曲并序
晞民詩
貞符并序
卷之二
賦
弔屈原賦
佩韋賦
解祟賦
牛賦
閔生賦
懲咎賦
囚山賦
斐帰賦
愈膏肓疾賦

卷之三

論
封建論
天爵論
時令論上下
辯侵伐論
議辯
晉文公問守原議
桐葉封弟辯
辯文子
辯鬼谷子
辯亢倉子
辯鶡冠子

卷之四

四維論
守道論
斷刑論上下
六逆論
駁復讎議
辯列子
論語辯二篇
辯晏子春秋
辯鶡冠子

碑銘
箕子碑
柳州文宣王廟碑
太白山祠堂碑并序
湘源二妃廟碑
南霽雲睢陽廟碑并序
南嶽彌陀和尚碑
碑陰記
南嶽雲峯和尚碑
南嶽般舟和尚第二碑
大明碑陰
道州文宣王廟碑
終南山祠堂碑并序
碑陰文
饒娥碑
曹溪大鑒禪師碑
岳州聖安寺無姓和尚碑
龍安海禪師碑
雲峯和尚塔銘附
大明和尚碑
衡山中院律師塔銘附

卷之五

行狀

段太尉逸事狀
陳給事行狀
表銘碣誄
相國房公德銘之陰
文通先生陸給事墓表
侍御史周公碣
戶部郎中魏公誄
永州刺史崔公權厝誌
卷之六
誌碣誄
安南都護張公誌并序
貴州刺史鄧君誌并序
嶺南經略副使馬君誌
邕州刺史李公誌并序
桂管防禦副使呂公誌
柳州司馬孟公誌
國子司業陽城遺愛碣
兵部郎中楊公墓碣
衡州刺史呂公誄
永州刺史崔公誌
長安萬年裴令墓碣
連州司馬凌君權厝誌
大理評事裴君誌
祕書郎姜君誌
襄陽丞趙君誌
張先生誌
裴處士誌
續榮澤尉崔君誌
卷之七
墓表誌
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
叔父殿中侍御史墓表
弘農令府君石表辭
先夫人歸祔誌
嶺南壇鐵院李侍御誌
大理評事柳君誌
校書郎獨孤君碣
溫縣主簿韓君誌并序
鳳鳴鶴誄并序
覃季子誌
石背先友記
墓版文
從弟宗直墓誌
伯祖妣李夫人墓誌

叔妣陸夫人遷祔誌
亡姊崔君夫人墓誌蓋石文
亡姊裴君夫人墓誌
下殤女子墓塼銘
王侍郎母劉氏誌
韋夫人壙記
卷之八
對
設漁者對智伯
對賀者
天對楚詞天問散入篇內
杜兼對
問答
愚溪對
晉問
答問
亡姑陳君夫人墓誌
亡室弘農氏墓誌
小姪女墓塼銘
薛君妻崔氏誌
馬室女雷五嫂誌
起廢答
卷之九
說
天說
朝日說
鶻說
捕蛇說
褚說
乘桴說
說車
謫龍說
復吳子松說
罷說
觀八駿圖說
卷之十
傳
宋清傳
種樹郭橐駝傳
童區寄傳
梓人傳

李赤傳
曹文洽韋道安傳
騷
乞巧文
斬曲几文
憎王孫文
辯伏神文
哀溺文
卷之十一
弔賛感戚
弔袁弘文
弔樂毅文
梁丘據賛
弔屈原文
伊尹五就桀賛
霹靂琴引賛
蝜蝂傳
罵尸蟲文并序
宥蝮蛇文并序
逐畢方文并序
憩蟨文
招海賈文
導勝幢賛并序
戒懼箴
師友箴并序
臨江之麋
永某氏之鼠
銘雜題
沛國漢原廟銘
塗山銘并序
武岡銘并序
舜禹之事
咸宜
吏商
龍馬圖賛
憂箴
敵戒
黔之驢
劒門銘并序
壽州安豐縣孝門銘并序
井銘并序
謗譽
鞭賈
東海若

題序
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序
柳宗直西漢文類集序
濮陽吳君文集序
送楊凝郎中使還汴宋詩後序
送崔羣序
同吳武陵送杜留後序
送幸南容聯句詩序
送元論詩序
送班孝廉序
送豆盧膺南遊詩序
同吳武陵贈李睦州詩序
送薛存義之任序
送裴墐秀才二陵集禮後序
楊評事文集後序
王氏伯仲唱和詩序
送邠寧獨孤書記序
送范明府詩序
送李判官序
送蕭鍊序
送獨孤申叔序
送趙大秀才序
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
送薛判官量移序
送李渭赴京師序
送元秀才下第東歸序
送崔子符罷舉詩序
送韋七下第求益友序
送從兄偕罷選歸江州詩序
送瀕序
送表弟呂讓將仕進序
愚溪詩序
法華寺西亭夜飲賦詩序
序棊
送韓豐羣公詩序
送易師楊君序
送詩人廖有方序
送嚴公貶下第歸興元覲省詩序
送辛殆庶下第遊南鄭序
送蔡秀才下第歸覲序
送辛生下第序略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
送內弟盧遵遊桂州序
陪崔使君遊宴南池序
婁二十四秀才花下對酒唱和序
序飲
凌助教蓬室題詩序
送婁圖南秀才遊淮南將入道序
送徐從事一作絳生北遊序
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

送賈山人南遊序
送文暢上人登五臺遂遊河朔序
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　送僧浩初序
送元暠師序　送琛上人南遊序
送文郁師引　送玄舉歸幽泉寺序
送潛上人歸淮南覲省序
卷之十二
記
監祭使壁記
武功縣丞廳壁記
四門助教壁記
諸使兼御史中丞壁記
盩厔縣新食堂記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館驛使壁記
興州江運記
邠寧進奏院記
全義縣復北門記
潭州楊中丞作東池戴氏堂記
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記
邕州柳中丞作馬退山茅亭記
永州韋使君新堂記
永州崔中丞萬石亭記
零陵三亭記
零陵郡復乳穴記
道州毀鼻亭神記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永州龍興寺修淨土院記
永州法華寺西亭記
永州龍興寺西軒記
柳州復大雲寺記
永州鐵爐步志　附
游黃溪記
始得西山宴游記
鈷鉧潭記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袁家渴記
石渠記
石澗記
小石城山記
柳州東亭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書

寄許京兆孟容書
與裴墣書
與李翰林建書
與韓愈論史官書
與呂恭書
與劉禹錫論易書
荅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與友人論文書
荅崔饒州食石鐘乳書
與李睦州論服氣書
與楊誨之第二書
與楊京兆憑書
與蕭翰林俛書
與顧十郎書
與史官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
荅劉禹錫天論書
荅元饒州論春秋書
與呂道州論非國語書
荅元饒州論政理書
荅周君巢書
與楊誨之書
荅沈起書

與王參元書
荅韋中立書
荅嚴厚輿論師道書
荅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
荅貢士廖有方論文書
報崔黯秀才書黯一作蘭
荅杜溫夫書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
荅貢士元公瑾書
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
荅竇秉求為師書
荅吳秀才書
上門下李夷簡相公書

啓

上廣州趙宗儒啓
謝襄陽李尚書啓
與邕州李中丞啓
上湖南李中丞啓
謝西川武相公啓
賀趙江陵宗儒啓
謝李中丞啓
上桂州李中丞啓

上權補闕溫卷啓
上裴晉公啓
上楊州李趙公啓
上江陵趙相公啓
上江陵嚴司空啓
上李中丞啓
上河陽烏尚書啓
上崔大卿啓
上裴陽李涼公啓
謝李趙公啓
上嚴東川啓
上嶺南鄭相公啓
上桂州裴行立中丞啓

卷之十六

表

禮部為百官上尊號表二首
禮部賀冊尊號表
為京兆府請復尊號表三首
為耆老等請復尊號表二首
禮部為文武百寮請聽政表三首
禮部賀永貞改元表
賀踐祚表
禮部賀冊太上皇誥宜令皇帝即位表
禮部賀立皇太子表
為王京兆賀皇帝即位禮畢表
禮部賀冊太上皇后冊禮畢表
代韋中丞賀元和大赦表
禮部賀太上皇后冊禮畢表
御史臺賀嘉禾表
京兆府賀嘉瓜白兎連理棠樹等表
禮部賀甘露表
禮部賀白龍青蓮花合歡蓮子黃瓜表
禮部賀白鵲表
禮部賀嘉瓜表
為王京兆賀嘉蓮表
為王京兆賀雨表五首
代裴中丞賀克東平赦表
柳州賀破東平表
代裴中丞賀分淄青為三道節度表
為韋侍郎賀除布衣竇群右拾遺表

為樊左丞讓官表
為王户部陳情表
為崔中丞請朝覲表
代李愬襄州謝上表
為裴中丞舉人自代伐黃賊表
為劉同州謝上表
代韋永州謝上表
柳州謝上表
奏薦從事表
為楊湖南謝設表
謝賜時服表
卷之十七
奏狀
為王户部薦李諒表
代裴中丞謝討賊表
代柳公綽謝上表
代節使謝遷鎮表
代裴行立謝移鎮表
謝除柳州刺史表
代廣南節使舉人自代表
代廣南節使謝出鎮表
為武中丞謝賜櫻桃表
謝賜端午綾扇衣服表
為廣南鄭相公奏部内百姓産三男狀
為浙東薛中丞奏五色雲狀
代監察御史狀
為南承嗣請從軍狀
代人進鼙器狀
上户部狀
為裴中丞伐黃賊轉牒
賀平淄青後肆赦狀
代裴中丞上裴相賀破東平狀
為裴中丞乞討黃賊狀
為南承嗣乞兩河効用狀
為長安耆壽乞復尊號狀
為裴中丞奏黃家賊事宜狀
為京兆府奏旱狀
進農書狀
柳州舉人自代狀
柳州上本府狀
賀誅淄青李師道狀
賀分淄青為三道節度狀
為桂州崔中丞乞朝覲狀
柳州上中書門下舉人自代狀
為京畿父老乞復尊號狀

卷之十八

依京本附此處

祭文
祭楊憑詹事文
祭呂衡州温文
為韋京兆作祭杜河中文
為李京兆作祭楊郎中文
祭萬年裴令文
祭崔君敏文
祭李中明文
楊氏子承之哀辭 并序
雷塘禱雨文
禡牙文
禁門文
祭弟宗直文
又祭崔簡旅櫬文
祭崔氏外甥女文
祭穆質給事文
祭李中丞文
為韋京兆作祭崔大常文
為安南楊侍御作祭張都護文
祭呂敬叔文
祭段弘古文
哭張後餘辭
舜廟祈晴文
祭韋縣文
祭井文
祭六伯母文
祭從兄文
祭姊夫崔簡文
祭崔氏外甥文
祭外甥崔駢文

卷之十九

古今詩

同劉二十八院長寄澧州張使君八十韻
弘農公五十韻
酬韶州裴使君寄道州呂八大使二十韻
酬婁秀才將之淮南見贈之作
初秋夜坐贈吳武陵
酬婁秀才病中見寄
贈江華長老
晨詣超師院讀禪經
酬巽上人以竹間自採新茶見贈
零陵贈李卿元侍御簡吳武陵

界圍巖水簾
古東門行
寄韋珩
奉和楊尚書追和故李中書夏日登北樓
楊尚書寄郴筆因獻長韻
南省轉牒欲具注國圖令盡通風俗遺事
與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華親故
再至界圍巖寂宿巖下
過衡山見新花開却寄弟
朗州竇員外寄劉員外見促行走筆酬贈
至前驛却寄相送諸公
詔追赴都迴寄零陵親故
善謔驛和劉夢得酔淳于先生
詔赴都二月至灞上亭
同劉二十八哭呂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侍御
北還登漢陽北原題臨川驛
李西川薦琴石

奉酬楊侍郎送八叔拾遺戲贈南來諸賓二首
商山臨路孤松
再上湘江
與夢得分路
清水驛兼竹
長沙驛前南樓感昔與德公別
挂州北望秦驛手開竹逕釣磯待徐容州
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
柳州寄丈人周韶州
登岷山
得盧衡州書因以詩寄
答劉連州
嶺南江行
酬徐二中丞晉寧郡內池館即事
柳州峒氓
酬賈鵬山人郡內新栽松寓興見贈二首
種柳戲題
柳州二月榕葉盡落偶題
浩初上人見貽絕句欲登仙人山因以酬之

雨中贈仙人山賈山人
奉和周二十二丈酬郴州侍郎別舍弟宗一
衡江得韶州書并附當州黃茶率然成篇
殷賢戲批書後寄劉連州并示子安侖二童
銅魚使赴都寄親友
韓漳州書報澈上人亡因寄一絕
酬家雞之贈夢得
重贈二首
答前篇夢得
答後篇
疊前
疊後
柳州城西種芙蓉
聞澈上人亡寄楊侍郎
段秀才處見亡友呂衡州書迹
柳州寄京中親故
再授連州至衡陽酬贈別夢得
重別夢得
答
三贈劉員外
答

古今詩

種木槲花
酬曹侍御過象縣見寄
摘櫻桃贈元居士
法華寺石門三十韻
遊朝陽巖二十韻
湘口館瀟湘二水所會
遊石角過小嶺至長烏村
登蒲洲石磯望江口潭島深迥對香零山
構法華寺西亭
南澗中題
覽衰
與崔策登西山
韋道安
夏夜苦熱登西樓
旦携謝山人至愚池
遊南亭夜還七十韻
首春逢耕者
哭連州凌員外司馬
獨覺

溪居
入黃溪聞猿
韋使君黃溪祈雨見召從行至祠下口號
夏祈雨後尋愚溪
郊居歲暮
秋曉行南谷經荒村
雨後曉行獨至北池
中夜起望西園值月上
零陵春望
從崔中丞過廬少府
夏晝偶作
雨晴至江渡
江雪
井溪
法華寺西亭夜飲
戲題石門長老東軒
節簷下始栽竹
種仙靈毗
種術
種白蘘荷
新植海石榴
戲題階前芎藥
始見白髮題海石榴
植靈壽木

自衡陽移桂植零陵
早梅
紅蕉
梅雨
田家
聞籍田有感
籠鷹詞
龜背戲
渾鴻臚宅聞歌効白紵
湘岸移木芙蓉植龍興
南中榮橘柚
巽公院五詠
零陵早春
行路難
跂烏詞
放鷓鴣詞
聞黃鸝
楊白花
飲酒
感遇二首
詠三良
詠史
詠荊軻
掩役夫張進骸

省試觀慶雲圖
春懷故園
○別集
非國語六十七篇
迎長日賦
○外集
披沙揀金賦
吾子
記里鼓賦
河間傳
劉叟傳
趙羣秀才墓誌
箏郭師墓誌
太府寺李卿外婦馬淑誌
百官請復尊號表六首
大會議聽政表二首
賀平李懷光表
舉裴垍表
謝賜新茶表
賀破東平表
賀赦表
賀太子牋
賀裴桂州啓
與衛淮南石琴薦啓
諸州賀啓
答鄭員外賀啓
○附錄舊附楚辭天問今散入八卷天對篇內
天論三篇
唐書本傳
祭柳柳州文
祭柳員外文
為柳州李大夫祭柳員外文
重祭柳員外文
祭柳侯文
祭柳侯文
永州柳先生祠堂記
舊本柳文後序
四明新本柳文後序
柳州舊本柳文後序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目錄畢

唐雅

獻平淮夷雅表 案毛詩注云淮夷在淮浦而夷行也吳元濟在淮蔡故曰淮夷宗元擬江漢之詩而作也

臣宗元言臣負罪竄伏違尚書戡奏十有四年 書二云禮部郎貶元和十年自禮部員外郎貶為刺史至是十四年 聖恩寬宥命守邵壤謂元和十年為柳州刺史懷印畏綬有社有人臣宗元誠感誠荷頻首頻首伏惟 書二云徒對反見康誥惡也謂平吳元濟造神斷克清大憝 憝二云中陟仲切再也功中興之德 詩序周室中興焉 推校千古無所與讓因伏自忖慶報國恩 恩一本作德 獨惟文章伏見周宣王時稱中興其道彰大于後罕及然徵於詩大小雅其選徒出狩則車攻吉日命官分土則崧高韓奕烝人 烝民作烝人避唐太宗諱 南征北伐則六月采芑平淮夷則江漢常武鏗鏘炳耀 鏗丘耕切鏘鼓聲 盪人耳目 盪音湯又他浪反 故宣王之形容與其

輔佐由今望之若神人然此無他以雅故也臣伏見陛下自即位以
来平夏川童二六慶留後楊惠琳反元和元年三月辛巳楊惠琳伏誅夷
劻南童二六永貞元年八月癸丑劻南西川節度韋皐卒行軍司馬
劉闢自稱留後元和元年正月癸未命高崇文率李元奕嚴礪
李康以討劉闢十月丙子劉闢伏誅取江東童二六元和二年十月癸丑鎮
海軍兵馬使張子良執李錡已卯免死潤州今蔵祖十一月甲申李錡伏
誅定河北童二六元和七年八月戊戌昭義節度使田季安
卒其子懷諫自稱知軍府事十月乙未魏博節度使田興
知軍事是月魏博節度使田興以六州歸于有司十一月辛酉赦魏
博具衛澶相六州詔田興
充魏博節度使賜名弘正今又發自天秉克翦淮右童二六元和九年
閏八月丙辰彰義軍節度使吳少陽卒其子元濟自称知軍事九月丁亥命嚴綬李
光顏李文通烏重胤討之十二年十月癸酉克蔡州甲申縛獲淮西
二年十一月丙戌吳元濟伏誅而大雅不作臣誠不佞然不勝憤踊一作憤懣一作
勇懣音悶伏以朝多文臣不敢盡專數事謹撰平淮夷雅二篇雖不及尹
吉甫召穆公等庶施諸後代有以佐賁之光明謹昧死再拜以獻臣
宗元誠恐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平淮夷雅二篇

皇武命丞相度董師集大功也董督也元和十二年七月宰相裴
度充淮西宣慰處置使平吳元濟○
皇耆其武童二六耆致也詩云耆定爾功童音旨又匡救反于澭于淮澭於斤反童二六唐澭水
蔡以李光顏為陳州刺史忠武軍都知兵馬使治汝州元和九年討
度使詔以其軍當一面光顏乃壁澭水明年大破賊時曲戟天與烏
童澭破賊小澭河既巾乃車巾飾也周禮有巾車環蔡其來一作具來狡衆厖厖魚巾切童二六
忠信之言曰蠭甚毒于醒音星酒病狂奔叫呶尼交切亦作譊謹聲以干大刑干一作扞○
于度惟汝一德曠誅四紀韓平淮西碑云蔡帥不廷殺于今五十
和十二年戴吳元濟其徯汝克錫汝斧鉞其往視師師是蔡人以宥以釐童二六陵之
年謂自大曆十四年李希烈鎮蔡州至元
爾師童二六祭于社是宜金節煌煌錫旂雕戈旂之允切戈謂平頭戟童二六錫音陽馬頭飾也
爾于度拜稽首廟于元龜既禡既類禡莫駕切○
度拜稽首出次于東天子餞
之曠掌是崇鼎膟俎載童二六膟汝水名在卢兆唐都於此
百卿士班次周旋○既涉于滻所簡切童二六水名在京兆唐都於此
奮涉此水以往乃冀乃前孰圖厥猶其佐多賢裴度表馬撓為副使韓愈為
行軍司馬李正封馮宿為判

官李宗閔為掌書記李文悅為都知兵馬使高承簡為都押衙宛
連連○我旆我旂于道于山于川遠揚邇貊降
之無恃額額鄂格切勇悍皃一式和爾容惟義之宅○進次于鄜
切(童云)唐許州潁川郡有鄜城縣與蔡州為鄰裴度傳云度屯鄜城
勞諸軍宣朝廷厚意士奮于勇李光顏傳云十二年四月敗賊于鄜
城鄜守將部懷金大恐率諸將來復開門
待光顏入之城自壞者五十版(潘云)音偃彼昏卒狂哀兖鞠頑哀洎切
聚也蜂蠭斧螗(潘云)蠭音胃蟲似蠆音唐蟲也後漢史作螳赤子匍匐厥父是亢下郎反
怒其萌芽以悖太陽○王旅渾渾是伐是怙既獲敵師若飢得餉音
(童云)申時食當(潘云)音步餱餉餌又音布與食也又音通歡也蔡兖伊窘悉起來聚左擣其虛擣音搗蔡城
唐書李祐言於李愬請乘虛有抵蔡之
愬從之用夜半到蔡擒吳元濟以献蔡城
相是臨謂裴度建彰義節入蔡州殆其武刑諭我德心其危既安有長如林長上声
會是讙譊女交切恚呼化為謔吟○皇曰來歸汝復相予爵之成國一作公于
有晉以下文觀之意若重複左傳襄公十四年成国不過半天子之軍成国謂公侯之国耳作以夏墟左傳定公四年分唐叔命
以夏墟今太原晉陽庶拜稽首天子聖神庶拜稽首皇祐下人○淮
夷既平震是朔南(潘云)叶韻尼心切選云鴈鳳飛而北南
馬牛一作刃豐豫于野我武惟皇永保無疆
皇武十有一章章八句
方城命愬守也愬音訴方城山名在唐州元和十一年李愬為唐鄧隋節度使
以平淮右○方城臨臨王卒峙之峙直里切(潘云)具也
(潘云)吳元濟
來也皇有正命正一作王皇命于愬往討厥仁踣彼艱頑踣蒲墨切強也柔惠是馴
○愬拜即命于皇之訓既礦既攻以後厥刃王師凝凝魚力切又音疑山名熊
羆是式衝勇韜力日思予殛殛曼作思又作日思奮于殛
士獲厥心太祖高驤長戟酋矛鑿其綏章綏所引以登車
聿禽其良李愬擒丁士良不殺士良感之擒陳光治吳秀琳遂降愬
厚待秀琳秀琳曰公敢取蔡非李祐不可遂擒祐不殺用
其策○其良既宥告以父母恩柔于肌卒貢爾有維彼彼侍乃偵乃
偵丑盈丑正二切(童云)候也維彼彼宅乃發乃守○其侍爰獲我功我多陰謀厥
圖謀謨協切以究爾訛雨雪洋洋大風來加于燠其寒于邇其遐○汝陰
之竑懸瓠之戍瓠音護(童云)李愬傳云愬入蔡州取吳元濟道分軽兵絶淮橋以絶洄曲道又以兵絶朗山道行七十里夜

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皆鵝鷺也懋令擊之以亂軍聲賊特晏安閒山成晏然無知者是震是拔大殲厥家狡
虜既縈輪于國都示之市人即社行誅行一作以○乃諭乃止蔡有厚喜
完其室家仰父俯子汝水沄沄音云既清而瀰一作瀰夷蔡人行歌我步逶
遲逶於危切○蔡人歌矣蔡風和矣孰類蔡初類晏本作類胡毚爾居毚昌占切
爾雅廣雅皆謂之毚說文廣雅破盭也前漢賈誼傳注廣雅毚兔盆底當作毚危也楊子音五計反式慕以
廣為愿有餘是究是咨皇德既舒○皇曰咨懋裕乃父功昔我文祖
惟西平是庸李懋父李晟事德宗平朱泚封西平王德宗乃憲宗之祖內誨于家外刑于邦孰是
蔡人而不率從○蔡人率止惟西平有子西平有子惟我有臣疇允
大邦一本允作亢俾惠我人于廟告功以顧萬方

方城十有一章章八句

唐鐃歌鼓吹曲十二篇并序

劉竿等曲列於鼓吹多序戰陳之事鐃歌之樂其曲有朱鷺思悲翁

負罪臣一本無負字宗元言臣幸以罪居永州憲宗即位宗元貶永州司馬受食府廩窮活性命得視息無治時事恐懼小閒音閑又盜取古書文句聊以自
娛伏觀漢魏以來代有鐃歌鼓吹詞唯唐獨無有臣為郎時以太常
聯禮部謂為礼部員外郎時與太常寺相連嘗聞鼓吹署有戎樂詞獨不列今又考漢
曲十二篇一朱鷺或作朱鷺二思悲翁三艾如張四上之回五翁離
六戰城南七巫山高八上陵九將進酒十有所思十一芳
樹十二上雅又有君馬黃雉子班臨高臺等曲委曲大
曲十六篇及晉武帝受禪乃令傳玄製
為二十二篇亦述以功德代魏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
晉歌功德具今臣竊取魏晉義用漢篇數為唐鐃歌鼓吹曲十二篇
紀高祖太宗功能之神奇因以知取天下之勤勞命將用師之艱難
每有戎事治兵振旅幸歌臣詞以為容且得大戒宜敬而不害臣論
棄即死言與不言其罪等耳猶冀能言有益國事不敢效怨懟默已

懟音隊左傳云以死誰懟謹冒死上

隋亂既極唐師起晉陽平姦豪為生人義主以仁興武為晉

晉陽太原屬邑

享音香涌切協声享也驅豺兕獲我疆

右獸之窮二十一句其四句句四字

大宗師討王充宗諱故去世字餘倣此建德助逆師旅擊武牢第三即兎牢也唐諱兎字改為武

戰武牢動河朔賓建德所隊逆之助圖搞角搞居綺切人角之諸戎倚之與晉晉之注云倚其足也見左傳襄公十四年怒彀聾彀古候切聾鳥子生哺者或作鷇音口候切聾莫弓切鹿子翹萌芽傲霜雹王謀內定中掌握鋪施芟夷二主鏄憚華戎鄭封畧命之膏毋白切又莫駕莫二音甲以前昨淺切甲當作畢楚人謂羊羔美毛足以畢前

右戰武牢十八句其十六句句三字其二句句四字

薛舉據涇以死子仁杲亦勇暴師平之為涇水黃第四

涇水黃隴野沱薛舉所隊負太白星名一云山名騰天狼妖星有鳥鷙立羽翼張鉤喙決前冢突徹切鉅鑺傍鉅一作距楊跳也死武德元年薛舉寇涇州敗唐兵有疾卒子仁杲僭帝位巢枝飲渭肆翔翔頓地紘提

晉陽武奮義威煬之渝煬隋帝謚音漾渝一作諭烈烈專天機號以仁揚其旗日之昇九土晞一作熙流洪輝其二翼餘隋斮梟隋斮側詎切梟古堯切前漢郊祀志食毋破鏡獍名食父黃帝欲絕其類使百吏祠皆用之破鏡如貙而虎服漢五月五日作梟燒以賜百官鴟五高切不祥鳥白身赤口也連觫蠕觫切如龍而黃枯以肉勍者羸勍渠京切彊也合之育莽然施莽毋當莫補二切莊子適莽者莽又莫郎切惟德輔夔無期

右晉陽武二十六句句三字

唐既受命李密自敗來歸以開黎陽斥東土為獸之窮第二

一本題云李密自卬山之敗其下皆貳覇王之業知天授在唐遂歸於有道享我爵命為獸之窮

獸之窮莽大麓天厚黃德謂唐土德狙獷服狙七餘切獷古猛切揚雄美新云肉角之獸狙獷而不臻甲之橐弓矧矢箙音服矢房皇於靖敵逾歷自亡其徒匪予戮盈贖猛韻中無贖字或云音畎或云即周禮虡字與暴同慄慄以尺組敢以秩李密降唐唐以為光祿卿封邢國公察忙皮切敢杜覽切與喈同黎之陽土莊莊李密舊境富兵戎盈倉箱之者德莫酬

天綱刂鈇掉幟 幟尺志切 刂列鈇 旗幟如此 招搖耀鋩 此斗建指之星 術家謂之破軍 鬼神来助
孌嘉祥腦塗原野曉飛揚星辰復恢一方

右涇水黃二十四句 其十五句句三字 其九句句四字

輔氏憑江淮竟東海命將平之 輔公祏帝於丹陽詔趙郡王李孝恭及李靖李勣討之

傳首京師為奔鯨沛第五

奔鯨沛蕩海垠 魚巾切 岸也 吐霓翳日腥浮雲帝怒下顧哀墊昏 墊都念切 授以神柄推元臣 謂李孝恭等 手援天矛截脩鱗披攘豕霧武賊切 與霧同 又茂婁二音 開海門地平水靜浮天根義和顯耀乘清氛赫炎溥暢鼓大鈞

右奔鯨沛十八句 其十句句二字 其八句句四字

梁之餘保荊衡巴 巫窮南越良將取之不以師 蕭銑後梁宣帝曾孫北齊 猶彌巴敵荊負南極以安曰以舊 猶彌巴 猶音遂 彌音茂 牡詩也集韻作酋字 惟根之 蹯熊掌矣 蹯音煩 義同 通用 第六

苞枿黠矣 黠戛也 猾夏 猾音滑 亂也 夏雅也 蠢爾蠻荊 蠢尺尹切 動也 大邦為讎 讎市流切 敵也 誕敷文德 誕徒旱切 大也 舒于天下 舒傷魚切 布也 惟爾有神尚明保予 尚庶幾也 悉爾心 時靈坦思 坦他但切 安也 用奠我家 奠定也 纘戎祖考 纘子管切 繼也 無忝朕命 忝他玷切 辱也 肆予小子 肆故也 嗣武受功 嗣祥吏切 繼也 永保天命 永長也 明德遠 遠于萬切 去聲 義同 通用 猶追先王 猶以周切 圖也 亦猶先王 猶以救切 謀也 經緯天地 經緯上音徑 下于貴切 織也 勇智旣宣 宣息淺切 通也 威肅慈愛 肅息六切 敬也 慈愛也 神武不殺 殺所戒切 下同 夫豈窮兵黷武 黷徒谷切 瀆也 以暴天物 暴蒲木切 害也 上帝不宰 宰作亥切 主也 降茲大殃 降戶江切 下也 茲此也 用命賞于祖 賞書掌切 賜也 于往也 不用命戮于社 戮力竹切 殺也 社土地之神 罪人以station station 音悉 協于克 協胡頰切 和也 克能也 奪之曜魄寶 曜音耀 魄普各切 寶謂璿璣玉衡 建爾元子 元子太子也 俾侯于魯 俾必以切 使也 大啓爾宇 啓開也 宇封疆也 爲周室輔 爲于偽切 下同 相成王宜 相息亮切 助也 宜所以事神也 王入大廟 廟彌笑切 宗廟也 立定厥功 厥其也 惟爾元聖 元大也 作神武用 用以也 不失厥聲 聲名也 亦惟先正 正長也 保乂王家 乂魚廢切 治也 纘乃舊服 服事也 在予小子 予我也 永思厥愆 愆去虔切 過也 肆其靖之 靖疾郢切 謀也 用奠厥世 世代也 孔惠孔時 惠順也 時善也 維冕執事 冕亡辨切 冠也 執事謂百官 王出在應門之內 應門正門也 曲宁之間 宁直呂切 門屏也 負斧扆 扆於豈切 屏風也 南鄉 鄉許亮切 面也 立 立音位 義同 通用 諸侯出在應門之外 北面 面彌箭切 向也 東方諸侯 東方謂齊也 入應門左 左佐賀切 東面 西方諸侯 西方謂秦也 入應門右 右于救切 西面 王宁 宁音佇 義同 通用 俟 俟音巳 義同 通用 冕執銘 銘名也 在阼階 阼才故切 階級也 面 面彌箭切 向也 相 相息亮切 助也 太保 太保召公奭也 率西方諸侯 率所律切 循也 入應門左 皆布乘黃朱 布列也 乘黃四馬也 朱赤也 太史 太史掌書之官 秉書 秉兵永切 執也 書冊也 由賓階 賓階西階也 賓階面 面彌箭切 向也 柄 柄兵命切 執也 柄用威 威權也 畀 畀必至切 與也 畀我殷 殷周也 周公 周公旦也 宅 宅居也 天下 天下謂天子之位也 誕 誕徒旱切 大也 以 以猶與也 殷 殷衆也 乘 乘食證切 下同 黃 黃馬也 朱 赤也 奉 奉芳勇切 進也 同 同徒紅切 銅也 熾 熾昌志切 炭也 王 王音往 義同 通用 奉 奉芳勇切 進也 璋 璋諸良切 半圭曰璋 峻 峻子峻切 義同 通用 拜 拜百怪切 下同 稽首 稽音啓 義同 通用 上 上時掌切 下同 敢 敢古覽切 下同 對揚 對揚以荅稱揚以美之 天子之休 休美也 命 命彌正切 下同 作冊 作冊尹也 冊 冊楚革切 書也 度 度徒洛切 下同 釋 釋音石 義同 通用 畢 畢必吉切 下同 公 公古紅切 下同 王 王于況切 下同 在豐 豐水名 王 王往也 有疾 疾病也 不豫 豫樂也 二公 二公召公太公也 同 同徒紅切 下同 卜 卜博木切 下同 三龜 龜出江水 一 一本作旋 習 習似入切 下同 吉 吉去聲 義同 通用 公 公古紅切 下同 王 王于況切 下同 翼 翼音異 義同 通用 日 日音胃 義同 通用 絑 絑音斐 義同 通用 雘 雘音畫 義同 通用 丹 丹雘 赤土也 漆 漆音七 義同 通用 俎 俎側呂切 祭祀之禮器 豆 豆音逗 義同 通用 籩 籩音邊 義同 通用 玄 玄黑色 纁 纁音熏 義同 通用 璧 璧必益切 圓玉也 琮 琮徂宗切 八方玉也 牲 牲所庚切 祭祀之牛羊豕也 用 用以也 周公 周公旦也 植 植音值 義同 通用 璧 璧必益切 圓玉也 秉 秉兵永切 執也 以 以猶與也 祝 祝之六切 祭祀贊詞者 嗣 嗣祥吏切 繼也 王 王于況切 下同 乃 乃猶汝也 元 元大也 孫 孫子孫也 某 某謀厚切 武王名發 遘 遘古候切 遇也 厲 厲力制切 病也 虐 虐魚約切 疾也 王 王于況切 下同 有 有于救切 下同 不豫 豫樂也 不興 興起也 不悆 悆音協 義同 通用 不能 能奴來切 下同 事 事士吏切 下同 鬼神 鬼神謂山川也 公 公古紅切 下同 乃 乃猶汝也 元 元大也 孫 孫子孫也 某 某謀厚切 武王名發 仁 仁愛也 若 若順也 考 考父也 能 能奴來切 下同 多 多猶重也 材 材才也 多藝 藝才藝也 能 能奴來切 下同 定 定徒徑切 下同 爾 爾汝也 元 元大也 孫 孫子孫也 某 某謀厚切 武王名發 不 不音否 義同 通用 如 如猶往也 旦 旦周公名 予 予我也 仁 仁愛也 若 若順也 考 考父也 能 能奴來切 下同 多 多猶重也 材 材才也 多藝 藝才藝也 不 不音否 義同 通用 如 如猶往也 旦 旦周公名 予 予我也 不 不音否 義同 通用 能 能奴來切 下同 事 事士吏切 下同 鬼神 鬼神謂山川也

突厥之大 厥九勿反 古夷狄莫強焉師大破之降其國告于廟 突厥古匈奴北部正觀三年詔李靖李勣討之頡利懼竄鉄山靖乘間襲擊遂大破滅其國張賓相追擒之 爲鐵山碎第八

鐵山碎大漠舒二虜勁 頡利突利二可汗 連穹廬背北海專坤隅歲來侵邊 或傳于都 武德九年頡利入寇至便橋太宗與盟于渭上 傳音附 天子命元帥奮其雄圖破定襄降阿史那社爾李靖襲定襄破之頡利阿親康蘇密來奔又突利率所部來奔 窮竟窟宅斥余吾斥開也一作并余吾匈奴地名 百蠻破膽邊氓蘇威武輝耀 輝一本作燀燀齒善切 明鬼區利澤彌萬祀功不可踰官臣拜 左賢王十八年其官臣假 守官之臣 惟帝之譽

右鐵山碎二十二句其十一句三字其九句句四字其二句句五字

劉武周敗襄寇咸有晉地太宗滅之爲靖本邦第九

本邦伊晉惟時不靖根柢之搖 張云根也漢書音蒂 枝葉攸病守臣不任 謂裴寂敗武周進逼并州遂據太原 勤于神聖 勤羊至切勞也太宗敗宋金剛於雀鼠谷又破劉武周於洛州遂復故地 惟鉞之興翦焉則定洪惟我理 作治一本 式和以敬群頑既夷庶績

咸正皇甍載大惟人之慶

右靖本邦十四句句四字

李靖滅吐谷渾 張云音蒐 西海上爲吐谷渾第十

吐谷渾盛強背西海以奪歲侵擾我疆退匿險且遐帝謂神武師往征靖皇家烈烈旆其旗熊羆雜龍蛇王旅千萬人銜枚默無譁東力踰山徼 音叫境也 張翼縱漠沙一舉刈籠腥尸骸積如麻除惡務本根況敢遺萌芽洋洋西海水威命窮天涯係囂來王都 貞觀九年李靖平吐谷渾獲其王慕容伏允必歸 鵝鸞窮休嘉咎望還師竟野如春華 竟一本作兢 戎謹要遮 要伊消切 凱旋獻清廟萬國思無邪

右吐谷渾二十六句句五字

李靖滅高昌爲高昌第十一

翹氏雄西北 高昌王麴文泰與西突厥死子智盛降唐 別絶臣外區 張云別筆列切異也 既恃遠且險縱傲不我虞烈烈王者師熊螭以爲徒龍旂翻

海浪馹騎馳坤陽（馹人實切傳車也）貢育搏嬰兒（貢音奔孟奔夏育皆衛人有勇力者）一掃不復餘平沙際天極但見黃雲驅臣靖執長纓智勇伏囚拘文皇南面坐（唐太宗文皇帝）夷狄千羣趨咸稱天子神往古不得俱獻馘天可汗（音寒正觀四年咸突厥四夷君長請闕請帝為天可汗帝曰我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羣臣及四夷皆稱萬歲是後以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以覆我國都覆去聲兵戍不交害各保性與軀（戍一作戎）

右高昌二十二句（句五字）

既克東蠻羣臣請圖蠻夷狀如周書王會（東謝蠻在黔州西數百里貞觀三年其酋長謝元升入朝冠烏熊皮獲以金銀絡頸身被毛皮衣袴藤而着屐顏師古因奏言周武王時遠國歸款周史隼其事為王會篇乃命閻立本圖之）為東蠻第十二

東蠻有謝氏冠帶理海中自言我異世雖聖莫能通王卒如飛翰（張翰侯汗切又何干切）鵬翼駭羣龍（翼音軒飛舉貌）轟然自天墜乃信神武功繫屢碧臣人累累來自東（累倫追切）無思不服從唐業如山崇百辟拜稽首咸願圖形容如周王會永永傳無窮睢盱萬狀狎（睢許規切盱吁凶于切張目也）咿嗢九譯重（咿音伊嗢乙骨切言不明也）廣輪撫四海之數東西為廣南北為輪浩浩知皇風歌詩鐃鼓間以壯我元戎

右東蠻二十二句（句五字）

眭民詩（美房杜一本在貞符後）

帝眭民情（謂天帝）匪幽匪明慘或在腹已如色聲亦無動威亦無止力弗動弗止惟民之極帝懷民眭乃降明德（謂唐君）乃生明翼（謂輔臣）明翼者何乃房乃杜（房玄齡杜如晦）惟房與杜實為民路乃定天子迺開萬國萬國既分迺釋蠹民迺學與仕迺播與食迺器與用迺貨與通有作有遷無遷無作士實蕩蕩農實羣羣工實家家賈實融融左右惟一出入惟同攝儀以引以導以肆（合作肆音曳）其風既流品物載休品物載休惟天子守乃二公之成惟百辟正乃二公之令惟百辟彀乃二公之祿二公行矣弗敢憂縱是獲憂共二公居矣弗敢泰止是獲泰已既柔一德四夷是則四夷是則來懷不忒

貞符 并序

臣罪臣宗元惶恐言臣所貶永州流人吳武陵流人謂遷謫貶降者為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誠然非耶臣曰非也何獨仲舒爾自司馬相如劉向揚雄班彪彪子固皆沿襲嗤嗤嗤蟲注無知也字不同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類淫巫瞽史誣亂後代誣古況切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德揚大功一作公盛失厥趣臣為尚書郎時在永貞元年嘗著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於生人之意累積厚久宜享無極之義一本享字下有年号本末闕闇會貶逐中輟不克備究武陵即叩頭邀臣此大事不宜以辱故休歇闕一字頃雪切破也集韻歇或作欮也少使聖王之典不立無以抑詭類援正道表覈萬代臣不勝奮激即具為書念終泯沒蠻夷不聞于時獨不為也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世死無所憾用是自決臣宗元稽首拜手以聞曰

孰稱古初朴蒙空侗而無爭厥流以訛越乃奮效闕二字古奪字書效攘矯戾一作擊鬬怒振動一本此下有靜字唐書無今從之絶句專肆為淫威曰是不知道惟人之初㒷㒷而生林林而羣雪霜風雨雷電暴其外於是乃知架巢穴挽草木取皮革飢渴牝牡之欲毆其內毆與驅同於是乃知噬禽獸咀果穀蛭音誓咀切合偶而居交焉而鬬力大者搏齒利者齧齕兀點切兵良者殺披披藉藉草野塗血然後強有力者出而治之往往為曹於險阻用虓令起而君臣什伍之法立德紹者嗣道怠者奪於是有聖人焉曰黃帝遊其兵車一無遊字交貫乎其內一統類齊制量去聲然猶大公之道不克建於是有聖人焉曰堯置州牧四岳持而綱之立有德有功有能者衆而維之運樞率指屈伸把握莫不統率一本此下有堯字舉聖人而禪焉大公乃克建由是觀之厥初罔匪極亂而後稍可為也而非德不樹一無而字故仲尼叙書於堯曰克明俊德於舜曰濬哲文明於禹曰文命祇承于帝於湯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於武王曰有道曾孫穀撰典誓貞哉惟茲德實受

命之符以奠永祀後之妖淫嚚氓好悍之徒（童云）嚚魚巾切在傳曰作闕者非乃始陳大電（童云）河圖云少典妃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童云大星如虹下降華渚女節感而生白帝子即金天氏也郊野附寶意感而生黃帝於壽丘大虹意感而生白帝子即金天氏也玄鳥（童云）商頌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氏女簡狄配高辛氏生契箋云高辛初郊禖之時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而生契巨跡（童云）詩生民履帝武敏歆歆箋云高辛氏女簡狄配高辛氏生契箋云高辛初郊禖之時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而生契遺如簡狄吞之而生契而生棄白狼（童云）音郎帝王世紀曰有邰氏女姜嫄為帝嚳元妃出入殷朝白魚（童云）重仲寄策引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注謂今文尚書泰誓之辭謂武王伐紂時有此瑞也流火之烏（童云）前漢郊祀志曰周火德有赤烏之符注引尚書中候曰有火自天止于王屋流為赤烏五至以穀俱來以為符斯皆詭譎闊誕其可羞也而莫知本于厥貞漢用天度克懷于有祇登能庸賢濯瘝煦寒（張云）瘝音吏煦吁句切以慝茲其為符也而其妄臣乃下取虺蛇上引天光（童云）許偉切班彪王命論曰高祖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井類號休（童云）號胡刀切後有號同用夸誣於無知祇增以駭聾之（童云）上音側鳩切仁獸也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圃翳芻荛之所蹂踐也徵發我君圃白質黑章其儀可喜神鼎云鼎汾水上固是改元脅肩縱臾（童云）子勇切下音傳俾東之泰山石閒（童云）委如切武帝太初三年夏四月還脩封泰山石閒郊祀志云泰山下阯南方方上言仙人閒也故上觀禪焉作大號訂之封禪（童云）音擅古文作墠張晏曰封禪者天高而可奠近神靈也皆尚書所無有恭述承效（王莽公孫述皆）為作符命者孚舊驁逆其後有賢帝曰光武克綏天下復承舊物猶崇赤伏（童云）光武在長安時同舍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為主羣臣奏曰受命之符人應為大光武因此崇尚符讖以玷厥德魏晉帝下尤亂鉤裂厥符不貞邦用不靖亦罔克久駭乎無以議為也積大亂至于隋氏環四海以為鼎跨九垠以為鑪垠（音銀）鑪（音盧）鑪鑿以毒燖（張云音子廉切）其人沸湯灼爛號呼騰蹈莫有救止於是大聖乃起（唐高祖太宗）平隆霖雨濟滌盪沃蒸為清氛疏為冷風（冷音零）人乃滲然休然（童云）滲音參聊又音疹相睇以生相持以成相彌以寧移琢斬屠剔（童云）琢丁角切刑剔剝剸（音團）極黠疑當從木膏流節離之禍不作而人乃完平舒愉尸其肌膚以達于夷途焚拆抵捎奔走轉死之害不起（死或作徙）而人乃鳩類集族歌舞悅懌用祇于元德徒奮袒呼犒迎義旅謹動六合至于麾下（大將）之旗大盜豪據阻命遏德義威殄戮咸墜厥緒無劉于虐（劉殺）之人乃並受休嘉去隋氏克歸

于唐躑躅謳歌躑直炙切躅除玉切灝灝和寧帝庸威栗惟人之為去声敬莫厥
賦積藏于下是謂豐國鄉為義廩斂發謹飾歲丁大侵童云如天五穀不熟謂之
大浸見穀梁傳襄公二十四年人以有年簡于厥刑不殘而懲是謂嚴威小屬而支
厲之敬功而汝也謂全其肢躰大生而孳愷悌祇敬用底于治作理凡其所欲不謂
而獲凡其所惡不祈而息四夷稽服不作兵革不竭貨力不揚于後
嗣用垂于帝式十聖濟厥治謂太宗至憲宗凡十帝孝仁平寬惟祖之則祖謂高祖
上文所美者澤久而逾深逾一本作愈仁增而益高人之戴唐求永無窮是故
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匪祥
于天茲惟貞符哉未有喪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商之王
以桑穀昌童云商太戊時以雉雊大童云訛商高宗時宋之君以法星壽童云宋景公疾
司星子韋曰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君當祭之可移於相公曰相股肱也除心腹之疾而實之股肱可乎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所以為固
無民何以為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必退三舍見呂氏春秋鄭以龍
衰童云魯昭公十九年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魯以斃弱童云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白雉亡漢童云
漢平帝元始元年春正月越裳氏重譯獻白雉黃雀來巢死莽童云王莽班符命總說曰肇命於新都受瑞於黃支孟康曰獻生犀
惡在其為符也惡音烏不勝唐德之代光紹明濬深鴻厖大保人斯無
疆宜薦于郊廟文之雅詩祇告于德之休帝曰諶哉諶時任切亦作忱乃黜
休祥之奏究貞符之奧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備以極于邦治
以敬于人事其詩曰
於穆敬德一作穆穆敬德黎人皇之惟貞厥符浩浩將之仁函于膚刃莫畢
屠澤燀漢于爨燀一作寒音竿又音漢童云滿爨火以澣濡與濡同殄厥凶德乃歐乃夷懿
其休風是呴呴吁句切父子慰慰相寧以嬉賦徹而藏厚我糗糇作一
糗張云上去又丘救切下音張刑輕以清我完聾傷貽我子孫百代是康十聖嗣
于治仁后之子子思孝父易患于已作乎一本扶之載之神具爾宜載
楊于雅承天之嘏張云音假大也天之誠神宜鑒于仁神之曷依宜仁之歸
仁人濮沿于北濮作鉛沿祝栗于南童云前漢禮樂志房中歌曰四極爰整飭師古曰四極四方極遠之
國南至於濮沿北至于邠邠作豳也爾雅曰東至于泰遠西至于邠
之四極幅員西東祗一乃心祝唐之

紀後天罔墜祝皇之壽與地咸久周徒祝之心誠篤之神協人同道
以告之告姑沃切俾彌億萬年不震不危我代之延永永毗之仁增以崇
昌不爾思有號于天號音豪僉曰嗚呼咨爾皇靈無替厥符晉山沈海云呂武陵
初貶永州貞符亭中宜如唐書去量移三字諸本作振動靜專唐書無靜字舊不作尸協人同唐書作神協今時改宋景文公唐書為據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文集卷之二

古賦

佩韋賦 并序

柳子讀古書觀直道守節者則壯之蓋有激也恒懼過而失中庸之義暴西門氏佩韋以戒董安于董雨非切西門豹性急故佩韋以自緩性緩故佩弦以自急韋皮繩弦弓弦也韋柔弱也弦剛急也見韓子故作是賦其辭曰

邈予生此下都兮堀天質之慤醇慤苦角切日月迭而化升兮寖遁初而汩神寖子鵑切雕大素而生華兮生一本作成汩末流以喪真汩古忽切睎徃躅而周章兮周章不火貌躅厨玉切憯倚伏其無垠憯音蒼無知也又毋揔切心亂也又眉登切憫也又毋亘切明也世既奪予之大和兮眷授予以經常循聖人之通途兮贅縱史而不揚瘨之子勇切史音勇猶悉力而究陳兮獲貞則于典章嫉時以奮節兮憫已以抑志登高丘而垂目兮瞰窅恒而躑躅兮躅音燭下視也窅烏朗切憫許玉切憂恐也里而極海兮頹風浩其四起恟驚悍悪浮

許之相說思貢忠于明后兮振敎道乎遐軌乎一作之紛吾守此狂狷兮
紛依楚詞音芬懼執競而不柔探先哲之奧謨兮攀往烈之洪休曰沈潛
而剛克兮固讜人之嘉猷嗟行行而躓踣兮躓音致跲也踣蒲墨切
信往古之所仇彼穹壤之鄭殊兮寒與暑而交修執中而俟命兮固
仁聖之善謀吾祖士師之直道兮亦愀然於伐國魯歜伐齊問柳下
惠下惠歸曰吾聞
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愀七小切色變貌
詩齊優施載少正卯朋譖孔子
齊
吉優鉤而布和兮殘崔蒲以屏匿鄭國多盜取人於崔符之澤太叔與徒兵以
攻之盜少止崔音九符即蒲守縣与由同
匄而畏服歜吾偽切匄丘largeト切敬謹貌魯莊公十三年齊侯始霸与
魯會于柯曹劌以匕首劫桓公盡歸魯之侵地桓公許之
乃下壇就羣臣之位公羊作曹沫
寬與猛其相濟兮孰不頌茲之盛德克明哲而保
躬兮恢大雅之所勗子玉切勗勉也詩烝民詩
陽宅身以執剛兮卒易師而蒙辜左傳文公六年晉陽處父以剛晉邑名狐夜姑
悠陽子之易其卽也使續簡伯殺之羽愎心以鑿志兮首身離而不

必士翬義于中 翬音即 服和于躬和以義宣 晏本作利 剛以柔通守而不
遷亏變而無窮交得其宜亏乃獲其終始佩茲韋亏考古齊同亂曰
亂理也所以重理一賦之意 帝之申 上佩于躬亏本正生和探厥中亏哲人交修
樂有終亏烝寡其過追古風亏 追一本作進
瓶賦 康熙云揚子雲酒箴有問無答子厚瓶賦蓋
補亡耳子厚以瓶為智幾於信通知命者
昔有智人善學鴟夷 揚雄酒箴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晝日盛酒人
滕也鴟夷蒙鴻 音江 二字並上声貌 蠯蠯相追 蠯字當作蠯音蔦笠也本作掔音假攜名 諂
漢書注云廣大貌 也
誘吉士喜悅依隨開喙倒腹 喙吁穢切口也 斟酌更持味不苦口辛至莫知
頹然縱傲與亂為期視白成黑顛倒妍媸 上倪堅切美好也下音蚩痴也 已雖自售
人或以危敗衆亡國流連不歸誰主斯罪鴟夷之為不如為瓶居井
之眉 康熙云前漢酒箴注云眉者邊也非 鈎深挹潔淡泊是師和齊五味
若人曰上之有眉作湄者
和胡卧切齊才詣切調和也 寧除渴饑不甘不壞又而莫遺清白可鑒終不媚私
利澤廣大孰能去之綆絕身破 綆音梗硬索 何足怨咨功成事遂復于土

泥歸根反初無慮無思何必巧曲徼覬一時 張云徼古堯切求也覬音冀 子無我
愚我智如斯原無咎曰昔楊雄作酒箴謂鴟夷盛酒而瓶藏水酒甘
以喻小人水淡以比君子故鴟夷以親近託車而瓶以
踈遠居井而贏此雄歌同聲皆聲者之辭也故子厚復正論以反
之以謂寧為瓶之潔以病已無為鴟夷之旨以愚人蓋更相明也
牛賦 東坡云嶺外俗皆恬殺牛海南為甚乃
書子厚牛賦遺瓊州僧道贇使曉諭之
若知牛乎牛之為物魁形巨首垂耳抱角毛革踈厚牟然而鳴黃鍾
滿胆 音豆頃也 抵觸隆犧日耕百畝 犧純色牛
以走 車上盛物 輸入官倉已不適口富窮飽飢功用不有陋泥蹙塊
常在草野人不慚愧利滿天下皮角見用有兄莫保 兄苦刀切說文雖也 或穿
緘縢或實俎豆由是觀之物無踰者不如羸驢服逐駑馬曲意隨勢
不擇處所不耕不稼饕敦自與 饕豆葉敦大豆 騰踏康莊 爾雅道五達謂之莊
出入輕舉喜則齊鼻怒則奮蹯 驚辟易數里謂開張而易其本處 當道長鳴聞者驚辟 辟平亦切項羽叱楊喜人馬俱
醜非若能力慎勿然尤以受多福 善識門户終身不惕牛雖有功於已何益命有好

解崇賦 并序

柳子既謫猶懼不勝其口筮以玄遇干之八其贊曰赤舌燒城吐水于瓶其測曰君子解崇也大玄經注炎為口舌八為木木生火火中故吐水也水滅于火雖有傾城水拒之災無由至矣崇音遂神禍也喜而為之賦

胡赫炎薰熇之烈火兮熇虛嬌呼酷呼各三切炎氣也而生夫人之齒牙上殫飛而莫遁殫音單極也遁徒困切旁窮走而逾加九泉焦枯而四海滲涸兮滲所禁切涸音鶴紛揮霍而要遮風雷嘵嘵以為豪鬻鬻嘵呼交切一作嬈又古伯切回祿煽怒而嗾吽童云上呼咸下虛牙切炮堪輿為酸鏃兮童云堪輿天地也炮他昆切到切燒器也一云酸語蹇切無底飙也又魚斬魚戰二切熱雲漢而成霞張云熱儒劣切焚也鄧林大椿不足以充於燎兮一無於字倒扶桑落棠膠轕而相乂轕音葛靈光殿賦云京賦級戟轇雜亂貌轇轕無垠廣大貌東方切又徐醉切金流玉鑠兮會不自比於壓沙獨淒已而燠物愈騰沸而骰阿骰丘交切一作骰童云骰苦交齒切腳腰也齘客牙切大齧也吾懼夫灼爛灰滅之為禍徃搜乎太玄之奧訟衆正訴群邪曰去爾中躁與外撓姑務清為室而靜為家苟能是則始也汝邇今也汝遐烈汝者赦涼汝者進烈汝者赦涼汝者賒譆天淵而覆原燎夫何長喙之紛拏今汝不知清已之慮而惡人之譁不知靜之為勝而動焉是嘉徒遑遑乎狂奔而西傃傃一作泝盛氣而長嗟不亦遼乎於是釋然自得以冷風濯熱以清涼條瑴穫仁之實去盜之奪冠太清之玄冕佩至道之璠華鋪沖靈以為席駕恬泊以為車瀏乎以遊於萬物者始童云瀏力周切深貌又音柳卜筮之辭曰宗元不得夫何為邪

懲咎賦 唐書本傳載此賦曰宗元不得召內閔悼悔念徃咎作賦自儆

懲咎愆以本始兮孰非余心之所求夷甲汙以閔世兮固前志之為兒始予學而觀古兮恉今昔之異謀惟聰明為可考兮追駿步而遐遊潔誠之既信直兮仁友謨而羣萃之日施陳以繫縶兮繫縶一作繫摯本作摯邀堯舜與之為師上雖卑而混茫兮雖火規切肝音吁荒忽不可考信也下駮詭而懷私

旁羅列以交貫兮求大中之所宜曰道有象兮而無其形推變乘時
兮與志相迎不及則殆兮過則失貞謹守而中兮與時偕行萬類芸
芸兮率由以寧剛柔弛張兮出入綸經登能抑枉兮白黑濁清蹈乎
大方兮物莫能嬰奉訏謨以植內兮欣余志之有獲再徵信乎策書
兮謂炯然而不惑炯户頂切光也一本作耿愚者果於自用兮惟懼夫誠之不一
不顧慮以周圖兮專茲道以為服讒妬搆而不戒兮猶斷斷於所執
斷丁亂反哀吾黨之不淑兮謂劉禹錫等遭任遇之卒迫卒與猝同勢危疑而多詐
兮逢天地之否隔歆圖退而保已兮悼垂期乎襄昔欲操術以致忠
兮衆呀然而互嘶呀虛牙切互嘶音赫怒而排物声進與退吾無歸兮甘貞潤
乎鼎鑊獲音幸皇鑒之明宥兮繫郡印而南適纍力追反子厚再貶初飯邵州刺史惟罪大
而寵厚兮宜夫重仍乎禍謫子厚再貶永州司馬既明懼乎天討兮又幽慄乎
鬼責惶惶乎夜寤而書駭兮類麕麚麚麚之不息童云麚君九筠切麚也或從囷從禾麚音加牡鹿
洄遹日霾曀以昧幽兮霾釋名曰霾晦也詩終風注曰陰而風曰曀曀於斜切青黑色一本作玄雲蒼茫以淫雨兮
徯衆鳥萃而啾號兮沸洲渚以連山漂遥逐其詖止兮逝莫禦余之
形鬼攢巒奔以紆委兮山上紆曰巒音鸞小巒曰巒
退兮盪洞汨乎淪漣又越筆切汨音骨
孱扶分切哀吾生之孔艱兮循凱風之悲詩罪通天而降酷兮不亟死而
生為元和九年毋盧氏卒於永州逾再歲之寒暑兮猶貿貿而自持貿音茂昏也將沉
淵而隕命兮詎蕆罪以塞禍惟殘喘而無後兮顧前志猶未可進路
呀以畫絶兮劃忽麥切又音畫退伏匿又不果為孤囚以終世兮長拘攣而
轗軻坎可二音曩余志之脩鬯兮鬯晏本作暢今何為此戾也夫豈貪食而盜
名兮不混同於世也將顯身以直遂兮衆之所宜蔽也不擇言以免
肆兮固羣禍之際也御長轅之無橈兮行九折之義義都驚棹以橫
江兮泝凌天之騰波幸余死之已緩兮完形驅之既多荀餘齒之有

懲兮蹈前烈而不頗音坡死繼夷固吾所兮雖顯寵其焉加配大中以為偶兮諒天命之謂何鬼兵卒切一寓於文為離騷數十篇懲咎者悔志也後之君子敬成人之美者讀而悲之

閔生賦

閔吾生之險阨兮紛喪志以逢尤氣沈鬱以杳眇兮涕浪浪而常流浪力唐切流貌膏液竭而枯槁兮魄離散而遠遊言不信而莫余白兮雖遑遑欲焉求合啄而隱志兮幽默以待靜為與世而斥謬兮固離披以顛隕騏驥之棄辱兮驚駑以為駿騏一作駟下武辛切蛙屬行不容之崢嶸兮峻音嶸助耕切一本作蛙蜃墨音磊前漢鮑宣傳魁壘之士服屢曰壯貌也鱗介槁以橫陸兮鴟嘯群而厲吻昧武粉切口潛心沈抑以不舒兮形低摧而自愍肆余目於湘流兮望九疑之垠垠音銀波淫溢以不返兮蒼梧欝其蟄雲重華幽而野死兮世莫得其僞真汲冢書云禹逐舜終于蒼梧之野蛭子之悄微兮抗危辭以赴淵悄親緣切謂屈原古固有此極憤兮矧吾生之貌艱音劣孔切翦兮路翁勃以揚氣翁鳥盻切空廬頹而不理兮翳丘木之榛榛堪窮老高岡而企踵兮鹿魚盻切瞻故邦之殷轔上音隱下音隣又栗恩切言盛多山水浩以敵孟軻四十乃始持心兮猶希勇乎黝黈謂北宮黝孟賁謂北宮黝孟賁也下音奔顧余質愚而齒臧兮宜纏禍以阽身張云阽音玷鹽壁危也知徙善而革非兮又何懼乎今之人噫禹績之勤備兮曾莫理夫茲川殷周之廓大兮南不盡夫衡山余因楚越之交極兮覬離絕乎中原壤汙漯以墳汝兮濼魯浩朗到二切汝如居切兼葭涉熱而恒昏戲亮鸛乎中庭兮蓄形於木杪兮短狐伺景於深淵景即影字域短狐也一名射工長一二寸口中有弩形射人影不治則殺人狐字一本作胍仰矜危而俯慄兮弭日夜之孳孳憲吾生之莫保兮黍代德之元醇孰詘軀之敢愛兮竊有繼乎古先明神之不欺余兮庶激烈而有聞冀後害之無辱兮匪徒蓋乎曩愆

憂歸賦

摧擯斥以窘束兮余惟憂之為歸精氣注以凝沍兮（漢云沍音互水凝也莊子曰河漢沍而不能寒）循舊鄉而顧懷兮夕余寐于荒陬兮心慷慷而莫違（慷苦簟反恨也不滿也）瞥訝觧以自恣兮息惜翳而愈微（惜伊暴起也說文有所吹起諸韻撿尋無從三火者杜子美虎牙行秋風欻吸吹南国文選江淹詩欻吸鵾雞悲諸家多用從二火宇莊子釋音第一卷朝菌注下云欻生乏也後漢張平子思玄賦欻神化而蟬蛻兮並作況物詩物二切云疾貌惟此字从三火）俄滃滃之無依（滃力貢切滃余掌切）圓方混而不形兮顯醇白之霏霏（上莊莊而無望兮辰兮下不見夫水陸（水一本作川）若有鈌余以徃路兮（鈌音沐當依晏本作詠）馭凝以回復（凝音疑凝惑也）浮雲縱以直度兮云濟余乎西北風纚纚以經耳兮（纚所切爾切）類行舟迅而不息洞然于以瀰漫兮（漫模官切）虹蜺羅列而傾側猗衝飇以盪擊兮忽中斷而迷惑靈幽漠以瀺汩兮（靈一本作雯雨童云瀺又疑切汩越筆切水流貌）進怊悵而不得（怊招敖切）白日邈其中出兮陰霾披離以泮釋（童云霾音埋風雨土也）施旨濆以定倚兮于參差之白黑（于即互字忽朋驚上下兮（驚本崩驚也）水汩汩以漂激（汩音骨又越必切）魂恍惚若有亡兮（恍音況惚也）涕汪浪以隕軼（浪音郎）類臞黃之黔漠兮（黔音拑實黑壞貌）欲周流而無所極紛若喜而怡凝兮（馬融笛賦怡凝寬容治敕吏切凝音毅韻音凝）心回互以壅塞（互音瀆倍作）鍾鼓喤以戒旦兮（喤音橫）陶去幽而開宦（宦音貫）翳蒙其復體兮（童云曾音魯尉音尉）胡為故國之為慕首丘之仁類兮（首去声礼記云狐死正丘首）斯君子之所禦（禦協韻去声）惟道大而無所入兮猶流游乎曠野（一本作埜）老聃遁而適戎兮（拍湮兮以縱步蒙莊之恢恑兮（恢恑家人也當為蒙漷一本作箕而）苟遠適之若茲兮（鵬之遠去莊子蒙

囚山賦

楚越之郊環萬山兮勢騰踊夫波濤紛對迴合仰伏以離逖兮（逖音剔又音逷也）若重墉之相襄爭生角逐上軼旁出兮（軼迭佚二音）其下坼裂而為壕（音豪塹也）欣下頹以就順兮魯不敢平而又高沓雲雨而清厚土兮（沓達合切合也清疾智切湓物也）豕麝勃其腥臊（臊音星臊蘇曹切周礼辨腥臊擅香之不可食者）陽不舒以擁閼兮群陰汗而為曹（汗胡固切固寒也曹獠也）俾耕危穫苟以食兮哀斯民之增勞（斯民一本作下民）積林麓以為叢棘兮（積一本作下積麓音鹿山足曰麓）叢棘兮為囚（易疏云叢棘謂囚執之處）虎豹咆闚代猛牢之吠嗥（咆音庖闚虎檻切虎豹声也猛音陛獄別名嗥音豪子也出左宣十二年）窮坎險其焉逃顛胡井眚以管視兮（一本無于字眚井作殃并省烏丸切目無明也曹獠也）幽昧之罪加兮雖聖猶病夫斁斁匪兒吾為柙兮匪豕吾為牢積十年莫吾省者兮增蔽吾以蓬高聖日以理兮賢日以進誰使吾山之囚吾兮滔滔（滔滔一本無此二字）仁者樂山自昔達人有以朝市為樊籠也宗元謫南海久厭山不可得而出朝市不可得而復立鏊草木之可憂者皆賄葬也故賦囚山

俞言膏肓疾賦（肓音荒○晏相於此賦親書云膏肓疾賦淺不柳文宜去之或曰公少作也）

景公憂疾膏肓（左傳成公十年晉景公事）尚謂虛假命秦緩以候問遂伏身于堂下（伏身一作俯伏）公曰吾今形體不衰筋力未寡子言其有疾者何也秦緩乃窮神極思曰夫上醫療未萌之兆中醫攻有兆之者目定死生心存取舍亦猶下和獻含璞之璧伯樂相有孕之馬然臣之遇疾如泥之墜延（漢元后傳延戶延切地名八延又和土也）疾之遇臣如今之在治雖九竅未擁四支且安膏腴營胃（腴音臾營胃一本作睆胃外強中乾精氣內傷神沮脉殫以熱益熱以寒益寒針灸不達誠死之端巫新麥以為譏果不得其所餐（餐田成公十年）公曰固知夫天賦性命知彼暄寒短不足悲脩不足歡哂彼醫巧徒精厥術如何為之可觀醫乃勃然變色攘袂而起子無讓我我謂於子我之技也如石投水如弦激矢視生則生視死則死膏肓之疾不救衰亡之國不理巨川將潰非捧土之能塞大廈將崩非一木之能止斯言足以喻大子今察乎孰是爰有忠臣聞之憤然忘

寢廢食擗摽感歎擗音闢摽婢小切生死浩浩天地漫漫綏之則壽撓之則
散善養命者鮐背鶴髮成童兒鮐音台魚名也老人背有斑文善輔弼者殷辛夏桀
為周漢殷辛紂也非藥曷以愈疾兵胡以定亂喪亡之國在賢哲之所
扶匡而忠義之心豈膏肓之所羈絆音半余能理亡國之刓弊刓五官切剸也
愈膏肓之患難君謂之何以醫曰夫八絃之外絃音宏六合之中始自
生靈及乎昆蟲神安則存神喪則終亦猶道之紊也患出於邪佞身
之憊也憊蒲拜切疾生於火風彼高膏肓之與顛覆匪藥石而能攻者哉因
此而言白予今變禍為福易曲成直盍關天命在我人力以忠孝為
干櫓以信義為封殖拯厥兆庶燕綏乎社稷一言而災惑退舍宋景公事詳見貞符注一揮而義和匪吳義和日御也魯陽公與韓戰酣日暮援戈而揮之日為之反三舍出淮南子桑穀
並見貞符注誠天地之無親曷膏肓之能極醫者遂卑噤心醉禁巨
劒扶蒲二音匐音伏又蒲墨切吾謂治國在天子謂治國在賢治一本作活吾謂命不可
跼斂蒐然跼音局投棄針石匍匐而前

續子謂命將可延誣知國不足理疾不足療佐荒淫為聖主保天壽
而長年皆正直之是與燕將來之勉旃

論

封建論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封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一本下有則字）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側佐切文選注云聚貌）鹿豕狉狉（音毗音悲子曰狉狉獸走貌）人不能搏噬（音博誓）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群群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群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

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一本又字下有字）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又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濩星羅（濩一本作護）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守衛（扞音幹衛一本作衛）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禮記郊特牲篇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下王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嗣魯武公以二子括與戲見宣王王立戲仲山（括出國語）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一本下有矣字）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左傳宣公三年楚莊王問鼎之小大輕重杜預注云示欲篡周取天下）射王中肩者有之（左傳桓公五年鄭祝聃射周王中肩伐凡伯誅（音長左傳隱七年伐凡伯楚丘又宣十三年周人殺萇弘）天下（一本下有之字）畔（一本作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一本無耳字）諸侯之盛強未大不掉之咎歟（掉徒弔切）遂判為十二（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謂魯齊晉秦楚宋衛陳蔡曹鄭燕）合為七國（合一本作天下吞謂秦楚燕齊韓魏趙）威分于陪臣之邦（謂田氏篡齊韓魏趙分晉）國殄於後封之秦（秦伯益之後其末孫非子周孝王封為附庸及秦仲之孫襄公救周周室東遷於是列為諸侯）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一本無其字）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鈇（音斧）擬謫戍之徒（陳勝吳廣等）圜視而合從（子容切）大呼而成群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一本作瑕）之困平城（高祖十二年擊黥布為流矢所中因病而崩）陵遲不救者三代後

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武帝時主父偃請分王国
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
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弊猶
時起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叛將
謂藩鎮節度使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
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恩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理
作治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奢盈黷貨事戕黷音瀆事戕謂用刀大
亢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
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
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
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
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
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

掩捕而遷之勤兵而夷之耳大逆夫彰姦利淺財怙勢作威大刻于
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
田叔得魏尚於馮唐孟舒魏尚並守雲中閻黃霸之明審潁川靚汲黯之簡靖
太守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自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
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
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
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一本違上有矣
斯以二字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締下討伐將容助周於同列則相裂毗毗亦
作嘗疾智切目匡也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
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
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
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
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闡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頽

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光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已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私情也私其一已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四維論

管子以禮義廉恥為四維見管子牧民篇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謂廉者曰不蔽惡也世人之命廉者曰不苟得也所謂恥者曰不從枉也世又之命恥者曰羞為非也然則二者果義歟非歟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為四也夫不蔽惡者豈不以蔽惡為不義而去之乎夫不苟得者豈不以苟得為不義而不為乎雖不從枉與羞為非比旨然則廉與義抗而為維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義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蹈之斯為道得之斯為德履之斯為禮誠之斯為信皆由其所之而異名今管氏所以為維者殆非聖人之所立乎又曰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若義之絕則廉與恥其果存乎廉與恥存則義果絕乎人既蔽惡矣苟得矣諸本作而從枉矣為非而無羞矣則義果存乎使管子庸人也則為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則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

天爵論

柳子曰仁義忠信先儒名以為天爵（見孟子）未之盡也夫天之貴斯人也則付剛健純粹於其躬俾為至靈（俾音卑）大者聖神其次賢能所謂貴也剛健之氣鍾於人也為志得之者運行而可大悠久而不息拳於得善孜孜於嗜學則志得之者爽達而先覺鑒照而無隱聰聰於獨見（聰音聰）淵淵於默識則久之道所以成四時而行陰陽也宣無隱之明著不息之志所以備四美而富道德也故人有好學不倦而迷其道蔽其志者（蔽女巧切擾也明之不至耳有照物無遺而蕩其性脫其守者志之不至耳明以鑒之志以取之役用其道德之本舒布其五常之質充之而彌六合播之而奮百代聖賢之事也然則聖賢之異愚也職此而已使仲尼之志之明可得而奪則庸夫矣授之於庸夫則仲尼矣若乃明之遠適志之恒久庸非天爵之有級哉故聖人曰敏以求之明之謂也為之不厭誨後之學者盡力於所及焉（一本所字下有斯字）或曰子所謂天付之者若開府庫焉量而與之耶曰否其各合乎氣者也莊周言天曰自然吾取之

守道論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出方傳昭公十九年）何如對曰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一有也字是固非聖人言乃傳之者誤也一無乃字）夫皮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凡聖人之所以為經紀為名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官是以行吾

道云爾官是一本作命是是故立之君臣官府衣裳輿馬章綬之數會朝表著周旋行列之等行音航左昭十二年注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是道之所存也則又示之典命書制符璽奏復之文參伍殷輔陪墓之役周礼太宰注參謂三人伍謂大夫五人殷衆也謂衆上輔府史胥徒人在官者陪墓出左昭公七年是道之所由也則又勸之以爵禄慶賞之美懲之以黜遠鞭朴桎梏之慘遠去声扑普卜切擊也字從手捁居妖切手械也桎居栗切兩手共械是道之所行也故自天子至于庶民咸守其經分扶問切而無有失道者和之至也失其物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禮記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禮記内則篇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失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之人不與也是故在上不為抗在下不為猶矢人者不為不仁函人者不為仁率其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工也工一本作公易位而處各安其分而道達於天下也一本作矣且夫官所以行道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稟著也一本無之事字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果矣

時令論上 論礼記月令

呂氏春秋十二紀漢儒論以為月令措諸禮以為大法焉其言有十二月七十有二候迎日步氣以追寒暑之序類其物宜而迎為之備聖人之作也然而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為神不引天以為高利於人備於事如斯而已矣觀月令之說苟以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離聖人之道不亦遠乎凡政令之作有俟時而行之者有不俟時而行之者是故孟春修封疆端徑術上古定切下音遂此礼記相土宜無聚大衆季春利堤防達溝瀆止田獵備蠭器合牛馬百工無悖於時孟夏無起土功無發大衆勸農勉人仲夏班馬政聚百藥季夏行水殺草糞田疇美土疆土功兵事不作孟秋納材葦仲秋勸人種麥季秋休百工人皆入室具衣裘舉五穀之要合秩芻養犧牲趨人收斂趨逡遇切也一音促務蓄菜伐薪為炭孟冬築城郭穿竇窖音豆教修囷倉囷區倫切貟廩謹蓋

藏勞農以休息之勞郎到切收水澤之賦仲冬伐木取竹箭季冬講武習射御出五穀種計耦耕具田器合諸侯制百縣輕重之法貢賦之數斯固俟時而行之所謂敬授人時者也其餘郊廟百祀亦古之遺典不可以廢誠使古之為政者非春無以布德和令行慶施惠養幼少省囹圄省息井切察也囹圄音零語獄也賜貧窮禮賢者非夏無以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斷薄刑決小罪節嗜慾靜百官非秋無以選士勵兵任有功誅暴慢明好惡脩法制養衰老申嚴百刑斬殺必當丁浪切非冬無以賞死事恤孤寡舉阿黨易去聲來商旅審門閭正貴賤近習罷官之無事者去器之無用者則其關政亦以繁矣斯固不俟時而行之者也變天之道絶地之理亂人之紀舍孟春則可以有事乎作淫巧以蕩上心舍季春則可以為之者乎夫如是內不可以納於君心外不可以施於人事勿書之可也又曰反時令則有飄風暴雨霜雪水潦大旱沈陰氛霧寒暖之氣大疫風災鼈噎瘧寒疥癘之疾瘃苦伐切鼈音求月令云人多鼈鼾辨鼻氣螟蝗五穀不成蓬蒿藜莠並興之異女災胎夭傷水火之訛天烏老切厄戎來入相掠力灼切又音踉奪也兵革並起道路不通邊境不寧土地分裂四鄙入堡流亡遷徙之變若是者特瞽史之語非出於聖人者也然則夏后周公之典逸矣

時令論下

或者曰月令之所作以為君人者法也蓋非為聰明睿智者為之將慮後代有昏昧傲誕而肆于人上忽先王之典舉而廢之近而取之若陳隋之季是也故取仁義禮智信之事附于時令俾時至而有以發之也不為之一有時字將因循放蕩而皆無其意焉爾於是又為之言五行之反矣相蕩相摩妖災之說以震動于厥心古之所以防昏亂之術也今子發而揚之使前人之奥祕布露顯明則後之人而又何憚耶曰聖人之為教立中道以示于後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謂

之五常言可以常行者也（一本行字下有之字）防昏亂之術為之勤勤然書於方冊興亡治亂之致永守是而不去也未聞其威之以怪而使之時而為善所以滋其怠傲而忘理也語怪而威之所以熾其昏邪淫惑而為禱禳厭勝鬼怪之事以大亂于人也厭一涉功壓也且吾子以為畏冊書之多孰與畏人之言使憒憒者言仁義利害焯乎列于其前而猶不悟焯音灼明也奚暇顧月令哉是故聖人為大經以存其真道將以遺後世之君臣必言其中正而去其奇衺（上居宜切下與邪字同二字出周礼）其有闇然而不顧者雖聖人復生無如之何又何冊書之有若陳隋之季暴戾淫放則無不為矣求之二史豈復有行月令之事者乎然而其臣可勁悍者爭而與之言先王之道猶十百而一遂焉然則月令之無益於陳隋亦固矣立大中去大惑捨是而曰聖人之道吾未信也用吾子之說罪我者雖窮萬世吾無憾焉爾

斷刑論上 關

斷刑論下

余既為斷刑論（斷都玩切）或者以釋刑復於余其辭云云余不得已而為之一言焉夫聖人之為賞罰者非他所以懲勸者也賞務速而後有勸罰務速而後有懲必曰賞必春夏而刑以秋冬（出左傳襄公二十六年）而謂之至理者僞也使秋為善者（一本秋下有冬字）必俟春夏而後賞則為善者必怠春為不善者（一本春下有夏字）必俟秋冬而後罰則為不善者必懈為善者怠為不善者懈是啟天下之人而入於罪又緩而慢之以滋其懈怠此刑所以不措也（一本刑下有之字）必使為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賞則人勇而有勸焉為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罰則人懼而有懲焉為善者日以有勸為不善者日以有懲是啟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也啟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是刑之所以措而化之所以成也或者務言天而不言人是惑於道者也胡不謀之人心以熟吾道之盡而人化乎（一本作矣）是知蒼蒼者

焉能與吾事而暇知之哉果以為天時之可得順大和之可得致則全吾道而得之矣全吾道而不得者非所謂天也非所謂大和也是亦必無而已矣又何必枉吾之道曲順其時以諂是物哉吾固知順時之得天不如順人順道之得天也何也使犯死者自春而窮其辭歌死不可得貫三木（三木謂項手足皆有械）更平声本作吏）痺不得搔痺不得搖痺必至切足氣不至病）痛不得摩飢不得時而食渴不得時而飲目不得瞑（莫定切）支不得舒怒號之聲（怒音宛號平声）聞於里人如是而大和之不傷天時之不逆是亦必無而已矣彼其所宜得者死而已也又若是焉何哉或者乃以為雪霜者天之經也雷霆者天之權也非常之罪不時可以殺人之權也當刑者必順時而殺人之經也是又不然夫雷霆雪霜者特一氣耳非有心於物者也聖人有心於物者也春夏之有雷霆也或發而震破巨石裂大木木石豈為非常之罪也哉秋冬之有霜雪也摧草木而殘之草木豈有非常之罪也哉彼豈有懲於物也哉彼無所懲則效之者惑也果以為仁必知經智必知權是又未盡於經權之道也何也經也者常也權也者達經者也皆仁智之事也離之滋惑矣經非權則泥（乃計切）權非經則悖是二者強名也曰當（張二云）丁浪切下同）斯盡之矣當也者大中之道也離而為名大中之器用也知經而不知權不知經也知權而不知經不知權者也偏知而謂之智不智者也偏守而謂之仁不仁者也知經者不以異物害吾道知權者不以常人怫吾慮合之於一而不疑者信于道而已者也且古之所以言天者蓋以愚蚩蚩者耳非為聰明睿智者設也或者之未達不思之甚也

辯侵伐論（在集賢院為徵天下兵討淮西作時德宗貞元十五年討吳少誠）

春秋之說曰凡師有鍾鼓曰伐無曰侵（左傳莊公二十九年句）周禮大司馬九伐之法曰賊賢害人則伐之姦固不服則侵之然則所謂伐之者聲其惡於天下也聲其惡於天下必有以厭于天下之心夫然後得行

焉古之守臣有朘人之財朘作侵一作削一作傷童云作沒音宣縮也危人之生而又害賢人者內必棄於其人外必棄於諸侯從而後加伐焉動必克矣然猶校德而後舉量力而後會備三有餘而以用其人一曰義有餘二曰人力有餘三曰貨食有餘是三者大備則又立其禮正其名脩其辭其害物也小則詰誓徵令不過其隣雖大不出所暴非有逆天地橫四海者不以動天下之師故師不踰時而功成焉斯為人之舉也故公之公之而鍾鼓作焉夫所謂侵之者獨以其貪固不服而壅王命也內以保其人外不犯於諸侯其過惡不足暴於天下暴音僕致文告修文德而又不變然後以師問焉是為制命之舉非為人之舉也故私之私之故鍾鼓不作斯聖人之所志也周道既壞兵車之軌交於天下而罕知侵伐之端焉是故以無道而正無道者有之以無道而正有道者有之不增德而以遂威者又有之故世日亂一變而至於戰國而生人耗矣是以有其力無其財君子不以動衆有其力有其財無其義君子不以師師合是三者而明其公私之說而後可焉嗚呼後之用師者有能觀其侵伐之論則善矣

六逆論

春秋左氏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說左傳隱公三年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余謂少陵長小加大淫破義是三者固誠為亂矣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間親新間舊雖為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夫所謂賤妨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而妨之其為理本大矣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夫所謂遠間親新間舊者蓋言任用者之道也一本無者字使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間之其為理本亦大矣又可捨之以從斯言乎必從斯言而亂天下謂之師古訓可乎此又不可者也嗚呼是三者擇君置臣之事天下理亂之本也一本之下有大字為書者執斯言著一定之論以遺後代上智之人固

不惑于是一本有矣字自中人而降守以為大據而以致敗亂者胙一作賊固不之焉晉厲死而悼公入乃理左傳成公十八年宋襄鬷而子魚退乃亂子名目夷宋襄之庶兄事見左傳僖公八年貴不足尚也秦用張祿而黜穰侯乃安張祿范雎也穰侯魏冉也史記秦昭王事魏相成璜而疎吳起乃危成璜謂魏成翟璜史記魏文侯事親不足與也苻氏進王猛而殺樊世乃興晉載記苻堅胡亥任趙高而族李斯乃滅秦二世舊不足恃也顧所信何如耳然則斯言殆可以廢矣噫古之言理者罕能盡其說建一言立一辭則龍亂而不安龍亂云諸韻並作龍項書作扰俚後荅許原切龍亂音中列切龍諸韻同謂之是可也謂之本作龍龍兎固此龍龍字非龍音載記龍亂二云狀音休又況也非亦可也混然而已教於後世莫知其所以去就明者慨然將定其是非則拘儒瞽生相與群而咻之咻二云咻況明切皆痛念声也以為狂為怪而欹世之多有知者可乎夫中人可以及化者天下為不少矣然而罕有知聖人之道則固為書者之罪也

議辯

晉文公問守原議事見左傳僖公二十五年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穀艱穀音告張云初告切晉大夫也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婞近婞音辞瀆也謂寺人即今之宦者以參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容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為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刁字亦作貂齊威公用之由是因內寵殺羣擅竪立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觀去聲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疆以義則天子之冊衛鞅因寵臣景監以見秦孝公弘石得以殺望之漢元帝時宦官弘恭石顯譖殺蕭望之左傳二十八年策誠長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鞅於亮切史記商鞅入秦也左傳二十八年晉侯為伯

之設之者晉文公也設一本作誤鳴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問也一本作問非失舉非失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況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盾徒本切魯宣公二年趙穿殺靈公春秋書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皐又昭公十九年許悼公疾飲太子止藥而卒春秋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駁復讎議唐書孝友傳載徐元慶復父讐自囚詣官左拾遺陳子昂議誅元慶然後旌閭墓時韙其言後禮部員外郎柳宗元駁之駁音剝

臣伏見天后時唐武后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者邽音圭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常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求為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治一本作理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一本作不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

壞礼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于後代趨義者不知所立以是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偽童二公讞語譴魚列切並議罪也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君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梃戈為得禮禮記曲禮云父之讐不與共戴天寢苫枕干弗與共天下也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胃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吏之法是悖驁而凌上也鬱悖音孛驁音敖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父有親親相讎其亂雜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其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

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周礼地官）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公羊定公四年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為戮黥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桐葉封弟辯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成王與弟唐叔虞戲剪桐葉為珪曰以此封君）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當並如字）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中去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當丁浪切）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當丁浪切）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為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歡歡者之事（歡傾雪切）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童云佚夷質切周武王時太史尹佚事見史記晉世家）

辯列子（列禦寇所作唐玄宗號冲虛至德真經）

劉向古稱博極群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鄧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繻音須）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二十三年秦惠王韓列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

二十七年燕鞏公五年鞏古文僖字 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魯穆公十年未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為鄭耶不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言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知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要之莊周為放依其辭放方往切其稱夏棘祖公紀淄子淄音菑名疑其楊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辯文子

或曰姓辛名妍字文子號曰人范蠡之師

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然考其書考即考字蓋駁書也其渾而類時有若可取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觀其往往有可立者又頗惜之慨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丸孟子輩數家皆見剽竊嶢然而出其

類童云嶢音堯山類高貌或作堯其意緒文辭又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衆為聚斂以成其書歟然觀其往往有可立者又頗惜之慨其為之也勞今刊去謬悪亂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為發其意藏於家為去声

論語辯二篇

上篇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史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夫子生於周靈王二十年曾子生於周敬王十五年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為之也何哉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殁也諸弟子以有子為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今所記獨曾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樂正

子春子思之徒與為之爾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

下篇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余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天后土有罪不敢赦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以爾萬方或問之曰論語書記問對之辭爾今卒篇之首章然有是何也柳先生曰論語之大莫大乎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爾彼孔子者覆生人之器也覆敷救切上言堯舜之不遺言一本作之而禪不及已下之無湯之勢下之一作下言而已不得為天吏生人無以澤其德日視聞其勞死怨呼而已之德涸焉無所依而施故於常常諷道云爾而止也此聖人之大志也無容問對於其間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其為書也卒篇之首嚴而立之

辯鬼谷子

戰国時人隱居潁川陽城之鬼谷蘇秦張儀之師

元冀好讀古書然其賢鬼谷子為其拍要哉千言鬼谷子要為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録書無鬼谷子後出而險鑿峭薄鑿音保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横者時祭其書祭音保尤者晚乃益出七術鬼谷子下篇有陰符七術謂盛神法五龍養志法猛獸捐忿法靈蓍七章是也怪謬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陋陋音浴陋也使人狙狂失守狙子余切而易於隘隩幸矣人之祭祭音保之以指要嗚呼其為好術也過矣

辯晏子春秋

齊相晏平仲名嬰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為書或曰晏子為之而入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為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為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者其事以增高為已術者且其旨多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

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棗及古治子等尤悖誕孑
春秋曰公孫捷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勇而無礼晏子言於公兕之二桃曰三子計功而食之云云公孫捷田開疆曰吾勇不若吾子功不捷子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奚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吾獨生不仁亦奚領而死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敘班鬼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錄諸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為墨也為是書者墨之道也

辯亢倉子 唐開元册府元龜真經 音庚莊子作亢桑楚楚名桑子者世無其書開元末天下玄元皇帝好道尊其教置崇玄學置博士二員令習老莊文子列子亢倉子南華真經洞靈真經 音庚莊子作亢桑楚楚名庚桑姓也史記作亢桑子大唐新語云道家有庚桑子者世無其書開元末天下玄元皇帝好道尊其教置崇玄學置博士二員令習老莊文子列子亢倉子南華真經洞靈真經 音庚莊子作亢桑楚楚名庚桑姓也史記作亢桑子大唐新語云道家有庚桑子者世無其書開元末天下玄元皇帝好道尊其教置崇玄學置博士二員令習老莊文子列子亢倉子一也唐藝文志以為襄陽王士元元名也或云在魯又云在梁州 亢桑子皆空言無事實今世有亢桑子書其首篇出太史公為莊周列傳稱其為書畏累 上烏罪切或作嘍下力罪切功或作壘莊子音注云嘍壘山之尊注以教於世不亦惑乎

辨鶡冠子 鶡音曷楚人居深山以鶡鳥羽為冠鶡似雉 鶡冠子上九篇論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其世兵篇頭與鵬賦相亂 余讀賈誼鵩賦嘉其詞而學者以為盡出鶡冠子鶡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唯誼所引用為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者偽為其書及用鵩賦以文飾之非誼育所取之決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不稱鶡冠子遷號為博極群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真有鶡冠子書亦必不取鵩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不類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文集卷之三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文集卷之四

碑

箕子碑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難乃旦切）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殷勤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謂比干）無益吾祀故不為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謂微子）與亡吾國故不忍（與預音）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嘉範廢於囚奴昏而無邪僨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為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音仙）東夷（地）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為華化及民也（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蚕織作民犯禁八條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民飲食以籩豆為可貴此仁賢之化也）

率是大道蘧於厥躬 蘧音徒 紅切正作叢 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於零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為此其有志於斯乎唐其年作廟汲郡紂故都在今衛州歲時致祀嘉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

豪難以正授聖以譽宗祀用繁夷民其蘇憲憲大人 憲音顯中庸註云憲表也盛皃顯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汙明哲在躬不陋為汝沖讓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有慄故都時詘而伸詘音屈卒為世模易象是列文王為徒 易明夷卦文王以之箕子以之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古闕頌辭繼在後儒

道州文宣王廟碑

謹按其年月日儒師河東薛公伯高由尚書刑部郎中為道州明年二月丁亥公用牲幣祭于先聖文宣王之廟夜漏未盡三刻公玄冕以入就位于庭惕焉深惟夫子之祀爰自京師太學徧于州邑遐闊僻陋咸用斯時致奠展誠宿燎設縣 縣音懸云燎力照切宿燎謂庭燎設縣謂懸筍簴 簴音巨鐻音渠 鐻崇飾旅章 旅音魯 鐻穆布列周天之下嗚呼夫子之道閎肆尊顯二帝三王其無以侔大也然其堂庭廡 廡音武 榛棟毀墜曾不及浮圖外說克壯厥居水潦仍至歲加蕩沃公慨然不寧若罔獲承既祭而出登墉以望爰得羨地豐衍端東水環以流有類宮之制 類與洋同諸侯學曰類宮是日樹表列位由禮考宜然後節用以制貨財乘時以儆功役 儆即就切雇也逾年而克有成廟舍峻整階序廊大講肄之位 肄羊至切習也師儒之室立廩以周食園畦以毓蔬菜 毓與育同蔬菜也 蔬音疏權其子母贏且不竭 贏音盈毋謂本錢子謂利息由是邑里之秀民感道懷和更來門下 更平聲咸願服儒衣冠由公訓程法也公攝衣登席親釋經旨不諭本統父慶其子長勵其幼化用興行人無諍訟公又曰夫子稱門弟子顏回為庶幾其後從於陳蔡亦各有號言出一時非盡其徒也于後失厥所謂妄異科第坐祀十人以

為哲豈夫子志哉余案月令則曰一本作曰則本作則由釋奠于先聖先師國之故也乃立夫子像配以顏氏邃豆既嘉籩鋪既成鍾張云名九年八月丁未公祭于新廟退考疑義合以燕饗萬民冀冀觀禮識古於是春秋師晉陵蔣堅易師沙門凝譽張云音辯俗作詧助教某學生某等來告頹刻金石明夫子之道及公之勤惟夫子極於化初宜于道先群儒咸稱六籍具存苟贊其道若嚮天地之大蓌日月之明非愚則或不可犯也惟公探夫子之志考有國之制先施彝典革正道本俾是荒服移為闕里在周則魯侯申魯僖公名能脩頹宮詩有其歌在漢蜀守文翁能首儒學史有其贊今公法古之大同于魯化人之艱俾于蜀盍銘茲德以告于史氏而刋之茲碑銘曰

荊楚之陽厥服惟荒民鮮由仁帝降其良振振薛公張云振音真仁厚也惟德之造赤旂金節來莅于道師儒咸會嘉賓旣告吉日丁亥獻于類宮庭燎伊煌有煥其容公升于位俯仰有儀公名能脩頹宮詩有其歌在漢蜀守文翁能首儒學史有其贊今公法古之大同于魯化人之艱俾于蜀盍銘茲德以告于史氏而刋之茲碑銘曰

陳留州邑攸同感忻以欸張云欸音希歔也思報聖功卜遷于嘉惟吉之逢昀昀其原疆云昀均二音既夷且大漪漪其流實環于外作廟有嚴昭祀顯配絜茲器用觀禮斯會布筵依位作廩伊秩以豐其儀以壯其室新宮既成崇報孔明于古有經作千一本公粹厥誠邦民之良弁服是纓公躬講論屢默以聽聲平公降酬酢進退齊平桑肌治體莫不充盈歸懽于心父子弟兄欽惟聖王厥道無涯世有頌辭盍夜其多音夜究公斯考禮民感休嘉感一本作咸從于魯風祇以詠歌公錫于天眉壽來加公資于王休命是荷荷音河師于辟雍大邦以和脩酳申申酳音猶少少飲酒食已而蕩口也王道式訛諸儒作詩思繼頻水不揚厥聲以告太史

柳州文宣王新脩廟碑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惟柳州古為南夷椎髻卉裳椎音推髻音計漢書注一撮之音踞絺葛之屬攻劫鬬暴雖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漢之勇不能威至于有國至唐始循法度置史奉貢咸若承衛冠帶憲令進用文事一本

作士學者道堯舜孔子如取諸左右執經書引仁義旋辟唯諾（旋音璿辟音壁又音避唯汝水切）中州之士時或病焉然後知唐之德大以遐孔氏之道尊而明元和十年八月州之廟屋壞幾毀神位刺史柳宗元始至大懼不任以墜教基丁未奠薦法齊時事禮不克施乃合初亟終獻三官衣布洎于羸財取土木金石徵工僦功完舊益新十月乙丑王宮正室成乃安神棲乃正法庭祇會群吏卜日之吉庸告于王靈曰昔者夫子嘗欲居九夷其時門人猶有惑聖言今夫子代于有餘載其教始行至于是邦人去其陋而本於儒孝父忠君言及禮義又況巍然炳然臨而臨之乎（後關）惟夫子以神道設教敢我今罔敢知欽若茲教以寧其神追思告誨如在于前苟神之在曷敢不虔居而無陋罔貳昔言（溺子歎吾九夷）申陳嚴祀永七是尊龐牲有碑（龐猶繫也礼祭義云君牲既入廟門龐于碑刻在廟門

終南山祠堂碑并序

貞元十二年夏洎秋不雨稽人焦勞嘉穀用虞皇帝使中謁者禬于終南申命京兆尹韓府君（名皐祇飾祀事考視祠制以為棟宇不拂宜有加飾遂命塹屋令裴均（童云塹蒲槧音倩塹至音周質聘名音倩屋一音密）庾承聖謨刱制祠堂乃徵土工木工石工備器執用來會祠下斬板斡甓柱礎（甓盧紅切礎音楚）陶甍七（甍音冬童云甍蒲木切尚中堂有甍）築垣墉恢廈舊制立三筵六尋既興功玄雲觸石霈澤周被猶物擢茂期于豐登神道感而宣靈人心歡而致和嘉氣充溢抃蹈布野於是邑令僚吏至于胥徒黃髮耆艾野夫版尹佥曰蓋聞名山之列天下也其有能奠方域產財用興雲雨考于祭法宜在祀典惟終南據天之中（終南一名中南山）在都之南西至于褒斜（音耶谷名長四百七十里南口曰褒北口曰斜）又西至隴首（山名）以臨于戎東至于商顏（商山名）以距于關寔能作固以屏王室其物產之厚器用之出則璆琳琅玕（璆音球玉名琅玕珠出禹貢）夏書載焉紀堂條枚（出毛詩秦風紀基也堂畢道也條楣也枚桷也）秦風詠焉今其神又能對于

禱兄一本禱祝作祀化荒為穰易疹為和疹音疾妖氣也厥功章明宜受大禮俾有憑託而宣其烈也非我后敬神重穀則曷能發大號尊明靈非我公勤人奉上則曷能對休命作新廟人事既備神用時若豐我公田遂及我私粢盛無虞儲峙用充儲音除峙直里反歌猷茂哉遂相與東向踊舞拜手稽首頌帝力且宣神德永著終古辭曰

皇帝聿德制定統極神道泰寧祀典修飾穰祈禁雩音詠于丞祭名皆有準程顧惟終南祠位庳陋扉音卑岬不稱顯名爰降制詔充大厥宇啓窈誠明昭感神東道宣天休獲此利貞篤為灾愆陽化為豐穰實我粢盛平聲人賴蕃給鼓腹而歌以樂其生出魏七靈山興利產財作固鎬京鎬下老切擁其嘉休眷祐于人永宅厥靈弈弈新廟張云弈音亦奕同整頓端莊神位密清後祀承則絜心勤禮導暢純精邑吏耆夫飴背鮐齒飴音臺鮐音悅皆壽徵頑垂表經頌宣聖德篆刻金石求世飛聲此文用秦碑碑三句一韻

太白山祠堂碑并序

雍州雍於用切西南界于梁其山曰太白其地恒寒氷雪之積未嘗已也其人以為神故歲水旱則禱之寒暑垂候則禱之厲疾祟降則禱之張云祟音遂神禍也咸若有答焉貞元十二年孟秋旱甚皇帝遇災悼懼分命禱祀至于茲山又詔京兆尹宜飾祠廟遂下令于甸邑邑令裴均臨事有恪革去狹陋恢閎揀守階室之廣三倍其初翌日大雨黍稷用豐野夫謹謠欽聖信神頑垂頌聲刻在金石文曰文亡

碑陰文

時尹韓府君諱皐祇奉制詔發付邑吏令裴府君諱均承荷君公之命督就祠宇莅事謹甚克媚神意用獲顯貺邑人靈之其事遂聞詔事嘉異勞主者甚厚勞力到切乃刻茲石立于西序右階之下肆列裴氏之政于碑之陰惟君教行于家德施于人撫字惠孚柔仁博愛之道洽于鰥嫠張云上姑頑切下陵之切廡毅肅給威斷猛制之令行于強禦獄訟不私于上罪責不及于下農事課勵厚生克勤征賦首入而其人益贍

創立傳館（傳株戀切驛也平易道路切治也）改作甚力而其人彌逸韓府君敬克合于上用啓之也不可以不志

湘源二妃廟碑

元和九年八月二十日湘源二妃廟灾司功掾守令彭城劉知剛（司功參軍守攝也）主簿安邑衛之武告于州刺史御史中丞清河崔公能祇栗厥戒會群吏洎衆工發開元詔書懼發守祀搜考羸羨（延面切餘也）均節委積（童云上於偽切下子智切也周礼注少曰委多曰積）咸執牘聿（說文牘書版聿所以書）至于祠下稽度既備（度徒洛切）傭役惟時斬木于上游陶埴于水涯（張云埴音植涯宜佳切）迺捋迺載工逸事遂作貌顯嚴繫然而威十有一月庚辰陳奠薦辭立石于廟門之宇下惟父子夫婦人道之大大哉二神咸極其會為子而父尧為婦而夫舜齊聖並明弼成授受內若嚳嬪上承禪光克艱以乂德罔不至帝既野死神亦不返食于茲川古有常典

殿祓戾（孽殿音區弗戾即決字）恢宣淑靈敢或失職以奸天刑（奸音干）有冀其鼏芯其馨（芯音香也）沉牲爰告即石是銘銘曰

淵懿承聖舜妻堯女德形嬀汭（汭張云上俱為切姓也下儒税切水名）神位湘浒（音虎）祭茲有初克碩厥宇唐命秩礼茲邑攸主毛牷既腊（周礼牧人毛之取純色曰牷副毛色牛純色曰牷）椒馨罄（相逼切副孳孕一本譌作肆肆記歷切辦牲體也）尊罍爰將（童云將先呂切祀神之米）徧于萬年期保伊祐潛火煽孽炖于虫風（童云炖火熏他昆切風而火也）神用揣遷時罔克龔邑令羣吏告于君公應用積餘以就爾功桴木負埴（童云桴為之大曰筏小曰桴）載流于江既夷以成崇宇峻墉絜嚴清閒（音閑）左右率從神樂來歸徒御雍雍神既安止邦人載喜奉其吉玉（一作圭）以對嘉祉南風潛潛（私呂切）湘水如舞將子無讙神聽鐘鼓豐其交報邦邑是與刻此樂歌以極終古

饒娥碑

饒娥饒人饒姓娥名世漁鄱水（鄱蒲禾切）娥為室女淵懿靖專雖小家未

嘗出游洽緡嘗供女事稽整鄉閭敬式娥父醉漁風卒起卒即猝字不能舟遂以溺死求屍不得娥聞父死走哭水上三日不食投身江流血氣盡伏死明日屍出抱父而浮時人哀之葬於江旁邑長度尚改葬娥於道南為立碑頌其辭曰

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盱能按節撫歌婆娑樂神漢曹娥上虞人父盱能按節撫歌婆娑樂神逆濤迎五君為水所淹不得其尸娥年十四哀吟旬有七日遂投江死抱父尸浮出

娥之至德實與為儔恒人有言惟教是圖懿茲爰立茲丘建銘當道過者下車

唐故特進贈開府儀同三司楊州大都督南府君睢陽廟碑并序

急病讓夷義之先国語臧文仲曰賢者急病讓夷夷平也圖國忘死貞之大左傳狐公元年趙孟曰孟明忘死貞也利合而動乃市賈之相求賈音古恩加而感則報施之常道施去声睢陽睢息遺切唐睢陽郡乃宋州所以不階王命橫絶凶威超千祀而挺生奮百代而特立者也時惟南公此乃南霽雲此唐書有傳天與拳勇毛詩注神資機智藝窮百中去声謂善射豪出千人不遇興詞嚬眉之都尉漢武故事上至郎省見一即鬚眉皓白問之對曰臣姓顧名駟三葉不遇上感其言謂為會稽都尉數奇見惜挫後臂之將軍童云數所角切奇居宜切後即旅字漢李廣拔臂善射上以李廣數奇不令當單于注言廣命奇屢不偶也天寶末寇劇

肉刑烈烈孝娥水死上虞後漢曹娥上虞人父盱能按節撫歌婆娑樂神逆濤迎五君為水所淹不得其尸娥年十四哀吟旬有七日遂投江死抱父尸浮出

娥之至德實與為儔恒人有言惟教是圖懿茲爰立茲丘建銘當道過者下車

唐故特進贈開府儀同三司楊州大都督南府君睢陽廟碑并序

急病讓夷義之先国語臧文仲曰賢者急病讓夷夷平也圖國忘死貞之大左傳狐公元年趙孟曰孟明忘死貞也利合而動乃市賈之相求賈音古恩加而感則報施之常道施去声睢陽睢息遺切唐睢陽郡乃宋州所以不階王命橫絶凶威超千祀而挺生奮百代而特立者也時惟南公此乃南霽雲此唐書有傳天與拳勇毛詩注神資機智藝窮百中去声謂善射豪出千人不遇興詞嚬眉之都尉漢武故事上至郎省見一即鬚眉皓白問之對曰臣姓顧名駟三葉不遇上感其言謂為會稽都尉數奇見惜挫後臂之將軍童云數所角切奇居宜切後即旅字漢李廣拔臂善射上以李廣數奇不令當單于注言廣命奇屢不偶也天寶末寇劇

憑陵隳突河華音畫天旋虧斗極之位地圮積狐狸之穴親賢在旌子駿陳謇以佐命謂陳希烈等晉王衍字夷甫為国師元老用武夷甫委師而勸進惟公與南陽張公巡高陽許公速義氣懸合訏謀大同訏況于切大也說文云齊楚謂信曰訏誓鳩武旅以遏横潰上戶孟切下音會裂裳而千里來應左袒而一呼皆至呼火故切柱厲不知而死難去声列子柱厲叔事皆敖公自以為不知已去之滛上及公有難乃迸死之曰以愧後世之人云不知其臣者也狼瞫見黜而奔師瞫尺甚式忍二切左傳文公二年狼瞫為右先軫忠謀郤然萬夫齊黜之狠瞫怒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力一作志公以推讓且專奮擊為馬軍兵馬使出戰則群校同強入守而百雉齊固城三雉為雉堵初據雍丘謂非要害將保江淮之臣無通南北之奏復周礼諸臣之復謂奏事於士也拔我義類扼於睢陽前後捕斬要遮要去声凶氣連沮漢兵已絶守疏勒而彌堅疏音踈後漢班超在疏勒而龜茲姑墨數攻疏勒超孤立無援吏士單少拒守歲餘又耿恭據疏勒城以禦匈奴匈奴擁絰涧水敕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恭虜騎雖強頓盱眙而不進盱音吁貽音怡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魏主攻盱眙輔國將軍底質堅守三旬不拔賊徒乃棄疾於我悉衆合圍技雖窮於九攻呂氏春秋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子九卻之遂輟不攻宋之志益專於三板史記智伯率韓魏攻趙襄子奔保晉陽三國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沒者三板一本作巧左傳襄公十年晉伐偪陽主人懸布秦堇父登之及陴而絶之豫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縣即懸字隊即墜字鑿穴之奇汧音牽其事未詳或曰田單穴城火牛宣公十二年楚子圍鄭國人大臨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注云示服為臣僕耳心易子鄙宋臣之病告左傳宣公十五年楚子圍宋宋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床反之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諸侯環顧而莫救唐張巡傳時賀蘭進明也臨淮許叔冀尚擯次彭城皆觀望莫肯救國命阻絶而無歸乃躍馬潰圍馳出萬衆抵賀蘭進明乞師進明乃張樂侑食以好聘待之好呼報切公曰弊邑父子相食而君辱以燕禮獨何心歟乃自噬其指曰嗷此足矣遂慟哭而返即死孤城首碎秦庭終憖無衣之賦武憖亘切左傳定公四年申包胥如秦乞師秦哀公為賦無衣九頌首而坐故吏信賦云申包胥之頌地碎之以首身離楚野徒傷帶劒之辭楚詞九歌国殤篇云帶長劍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至德二年十月城陷遇害

無傳燮之歎息後漢傳燮為漢陽太守賊欲送燮歸鄉里燮曰吾行何之遂戰沒有周苛之慷慨漢高祖使周苛守滎陽項羽生得苛苛罵羽羽烹之閔義能徙果其初心烈士抗詞痛臧洪之同日後漢袁紹執臧洪殺之陳容曰一日戮二烈士同日死遂見殺見者相謂曰如何一日寧與臧洪同日戮二烈士直臣致憤惜蔡茂於累旬梁武帝天監三年魏兵圍義陽蔡道恭鄧元起救義陽蔡道恭病卒詔曹景宗救援景宗不進義陽遂陷任昉彈景宗曰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弃甲朝廷加贈特進揚州都督定功為第一等與張氏許氏並立廟雖陽歲時致祭男在繦褓皆受顯秩賜之土田葬刻鮑信之形魏初平二年鮑信擊黃巾戰死求不能得乃刻木為信狀祭而哭焉一本作鮑勤者非陵圖龐德之狀魏龐德與關羽戰敗不降為羽所殺魏帝令於陵墓畫關羽戰克龐德憤怒于禁降伏之狀納官其子見勾踐之心越語勾踐捷於會稽乃令於三軍曰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官其子注云仕其子而敬之羽林宇孤知孝武之志前漢百官表武帝時從軍死事者之子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羽林孤兒舉門閑於周典周禮司門凡財物犯禁者舍之以其財養死政之門閑之委積也死政之老與其孤注財謂後漢張奐云吾前後十要銀艾銀即銀印艾綠綬要音腰十要者每一官即漏一印徵印綬於漢儀戲雖陽之事不惟以能死為勇善守為功所以出奇以耻敵立憧以怒寇憧勤謹二音勇也列子無以立憧於天下一本作潼者非倬其專力於東南而去備於西北力專則堅城必陷備去則天討可行是故即城陷之辰為尅敵之日世徒知力保於江淮而不知功靖乎醜虜論者或未之思歟公諱霽字其苑陽人有子曰承嗣七歲為夔州別駕賜緋魚袋歷施涪二州浮音服忠思孝無替負荷懼祠宇久遠德音不形願斷堅石假辭紀美惟公信以許其友剛以固其志仁以殘其肌勇以振其氣忠以摧其敵烈以死其事出乎內者合於貞行乎外者貫於義是其所以膺百代而趍千祀者矣其志不亦宜乎廟貌斯存碑表攸託洛陽城下思鄉之夢儻來後漢溫序為隗囂將所執不降而死光武命送喪到洛陽城旁為塚祂長子壽為鄒平侯相蒙序告之曰父客思鄉里壽即弃官乞歸葬帝許之麒麟閣中即圖之詞可繼前漢趙充國以功德畫宋宮至咸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召揚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銘曰

貞以圖國義惟急病臨難忘身難乃旦切見危致命漢寵死事周崇死政烈烈南公忠出其性控扼地利詹楊兵柄東護吳楚西臨周鄭婺婺

群凶婪盧含切貪也害氣彌盛長蛇封豕傳定公四年踊躍不定吃彼雎陽吃魚乞切貌制其要領書云上一遥切前漢張騫傳注云要衣要也領衣領也凡持衣者則執要與領故以為喻橫潰不流疾風斯勁梯衝外舞缶穴中偵偵五正切伺視也賊攻睢陽為潛鑿三穴俾梯衝得至一穴中出大木鈎之一穴中出鉄籠盛火焚之一穴中出木注之一穴中出鉄籠盛火焚之雲梯置精兵其上推之臨城巡而殊之析骸猶競左宣十五年華元曰析骸以爨浩浩烈士不聞濟師兵食俱馬守逾三時公奮其勇單車載馳投軀無告噬指而歸力窮援執猶抗其辭唐忠義傳睢陽被挑賊欲降之巡初呼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將歌有為也公知我者敢不死遂罵害圭璧可碎堅貞不虧寇力東盡兇威西悉憸女六切慙也孤城既拔渠魁受戮安慶緒雷霆之誅由我而速巢穴之覆由我而覆范陽江漢淮湖群生咸育倬焉馬勳烈孰與齊躅周玉切天子震悼賜是元功旌褒有加命秩斯崇位尊九牧禮視三公建茲祠宇式是形容牲牢伊碩黍稷伊豐慶慶孝嗣望慕無窮刊碑河澨萬古英風

曹溪第六祖賜謚大鑒禪師碑 六祖名惠能姓盧氏

扶風公應問嶺南三年馬摠扶風人為嶺南節度使以佛氏第六祖未有稱號聞于上詔謚大鑒禪師塔曰靈照之塔元和十年十月十三日下尚書祠部符到都府公命部吏洎州司功掾告于其祠幢蓋鍾鼓澧浦江防增山盈谷萬人咸會若聞鬼神其時學者千有餘人莫不欣踴奮厲如師復生則又感悼涕慕如師始亡因言曰自有生物則好鬪奪相賊殺喪其本實諍乖流浪云諍竟也昧切亂也莫克返于初孔子無大位沒以餘言持世更楊墨黃老益雜其術分裂而吾浮圖說後出推離還源合所謂生而靜者記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梁氏好作有為師達摩讖之空術益顯傳燈錄梁武帝問達摩曰朕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此但人天小果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傳至大鑒達摩本天竺王子得禪宗妙法云自釋迦相傳有衣鉢為記世稱傳授達摩傳惠可惠可傳粲粲傳弘忍忍傳惠能為六祖遁信為四祖信傳弘忍為五祖忍傳惠能為六祖大鑒始以能勞苦服役能即一耐字聽其言遁隱南海上人無聞知又十六年希以究師用感動遂受信具衣鉢也屢其可行度待洛切乃召曹溪韶州地名唐咸亨末韶州寶林寺為人師會學去來聿

數千人其道以無為為有以空洞為實以廣大不蕩為歸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鋤本其靜矣中宗聞名使幸臣再徵不能致取其言以為心術其說其在今布天下凡言禪皆本曹溪大鑒云世百有六年凡治廣部而以名聞者以十數莫能獨其號乃今始告天子得大謚豐祐吾道其可無辭公始立朝(讀馬)以儒重刺雷州都是也又西南夷傳注(音捐下音篤)浮船聽命成被公德受旂纛節戟(音毉大到切毉云纛杜皓切翳也舞者)來莅南海所統徒沃切羽葆幢又徒刃大到二切(音捐下音篤)幢也以犛牛尾為之大如斗或在旗頭或在鵀文音毒(身毒史記上音捐下音篤各天篤浮圖胡)屬國如林不殺不怒人畏無暴(逋各切謗訟也毉云周禮當為驚愕之愕)允克光于有仁昭列大鑒冥如公宜其徒之老乃易石于宇下使來謁辭其辭曰

達摩乾乾傳佛語心六承其授大鑒是臨勞勤專默終揖于深(揖一本作挹)抱其信器行海之陰其道爰施在溪之曹庞合猥附不夷其高傳告咸陳惟道之褒生而性善在物而具荒流奔軼(徒結切)乃萬其趣匪

思愈亂匪覺滋誤由師內鑒咸獲于素不植乎根不耘乎苗中一外融有粹孔昭在帝中宗聘言于朝陰翊王度俾人逍遥越百有六祀號謚不紀由扶風公告今天子尚書既復大行乃謀(音毉也墨述前人之功德)光于南土其法再起厥徒萬億同悼齊惟師教所被洎扶風公所履咸戴天子天子休命嘉公德美溢于海夷浮圖是視師以仁傳公以仁理謁辭圖堅永徂不已

南岳彌陀和尚碑(陁一本作陀)

在代宗時有僧法照為國師乃言其師南岳大長老有異德天子南嚮而禮焉度其道不可徵乃名其居曰般舟道場(般舟和尚蓋曰悟也用尊其位公始居山西南巖石之下人遺之食則食不遺則食土泥茹草木其取衣類是南極海裔北自幽都來求厥道或值之崖谷巃形坫面躬負薪樵(音酋九切)以為僕役而媟之(媟音辥)乃公也凡化人立中道而教之權俾得以疾至故示專念書塗巷刻谿谷丕勤誘被以援于下

不求而道備不言而物成人皆負布帛斬木石委之巖户不拒不營祠宇既具以洎于德宗申詔褒立是為彌陁寺施之餘則與饑疾者施施施智功不尸其功公始學成都唐公次資川訖公學於東山忍公姓周黃梅人即五祖皆有道至荊州進學玉泉貞公貞公授公以衡山俾為教鼻人從而化者以萬計初法照居廬山由正定趣安樂國由一本作中見衡山承遠也出而求之肖焉乃從而學傳教天下由公之訓公為僧凡五十六年其壽九十一貞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終于寺葬于寺之南岡刻石于寺大門之右銘曰

一氣迴薄茫無窮其上無初下無終離而為合蔽而通始末或異今馬同虛無混冥道乃融聖神無跡示教功公之率衆峻以容公之立誠放其中放本或作教服庇草木發穹隆仰攀俯取食以充形遊無極交大雄天子稽首師順風四方奔走雲之從經始尋尺成靈宮始自蜀道至臨洪咨謀往復窮真宗子承傳教國師公化流萬億代所崇奉公寓形於南岡初曰弘願惟孝恭立之茲石書玄蹤

岳州聖安寺無姓和尚碑

維某年月日岳州大和尚終於聖安寺凡為僧若干年年若干有名無姓世莫知其閭里宗族所設施者有問焉而以告曰性吾姓也其原無初其胄無終承于釋師以系道本吾無姓耶法劒云者我名也實且不有名惡乎存吾有名耶性海吾鄉也海界吾宇也戒為之墉惠為之户以守則固以居則安吾閭里不具乎度門道品其數無極善薩大士其衆無涯涯善薩薩埵唐言有情也從簡稱菩薩吾與之戚而不吾異也吾宗族不大乎其道可聞者如此而止讀法華經金剛般若經數逾千萬般北宋切梵語謂智慧也或譏以有為曰吾未嘗作鳴呼佛道逾遠異端統起唯天台大師為得其說和尚紹承本統以順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主物流動趣向混亂惟極樂正師為得其歸和尚勤求端慤以成至願凡聽信者不惑其道或譏以有跡曰吾

未嘗行始居秀州龍興寺中徙居是州作道場於楞伽北峯（楞音稜伽音茄）不越閫者五十祀和尚凡所嚴事皆世高德始出家事希依者曰卓然師吾南陽立山葬岳州統受戒者曰道潁師居荊州弟子之首曰懷遠師居長沙安國寺為南岳戒法歲来侍師會其終遂以某日葬于卓然師塔東若干步銘曰

道本於一離為異門以性為姓乃歸其根無名而名師教是尊假次示物非吾所存大鄉不居大族不親淵懿內朗沖虛外仁聖有遺言是究是勤惟動惟默逝如浮雲教久益微世罕究陳爰有大智出其真門（一本作論）師以顯示俾民惟新情動生變物由湮淪爰授樂國參乎化原師以誘導俾民不昏道用不作神行無迹晦明俱如生死偕寂法付後學施之無斁（夷益切厭也）葬從我師無忘真宅薦是昭銘刻茲貞石

碑陰記

無姓和尚既居是山曰凡吾之求非在外也吾不動矣弘農楊公炎自道州以宰相徵過焉以為宜居京師強以行不可將以聞曰願間歲乃往明年楊去相位竄謫南海上終如其志趙郡李夷遵辯博人也為岳州感氣欲屈其道聞一言服為弟子河東裴藏之舉族受教京兆尹弘農楊公某（楊憑）以其隱地為道場奉和州刺史張惟儉買西峯廣其居凡以貨利委堂下者不可選紀受之亦無言將終命其大弟子懷遠授以道妙終不告其姓或曰周人也信州刺史李某為之傳（李位）長沙謝楚為行狀博陵崔行儉為性守一篇凡以文辭道和尚功德者不可悉數弘農公自餘杭（楊憑自臨賀尉徙杭州刺史）命以行狀來懷遠師自長沙以傳來使余為碑既書其辭故又假其陰以記

龍安海禪師碑

佛之生也遠中國僅二萬里其沒也距今茲僅二千歲故傳道益微而言禪最病拘則泥乎貞離乎貞離而誕益勝故今之空愚

荒其異是者長沙之南曰龍安師師之言曰由迦葉至師子二十三世而離離而為達摩（潘云迦居牙切葉書涉切是釋迦大弟子一名飲光唐作磨莫卧切西天第二十八祖）東震旦士謂之祖（弘忍卒秀乃居常陽山同李傪惠能姓盧氏弘忍卒姓韶州實林寺天下散傳其道謂秀為北宗能為南宗）由達摩至忍五世而益離離而為秀為能（神秀姓李氏隋末出家事弘忍）南北相些（音紫）毀也反戾鬬狠其道遂隱嗚呼吾將合焉且世之傳書者皆馬鳴龍樹道也二師之道其書具存徵其書合於志可以不惑（胡困切）於是北學於惠隱南求於馬素咸黙其異以蹈乎中垂離而愈同空洞而益實作安禪通明論推一而適萬則事無非貞無非事推而未嘗推故無適混而未嘗混故無歸堀然趣定至于旬時是之謂施用泮然同倍極乎流動是之謂真常居長沙在定十四日人即其處而成室宇遂為寶應寺去于湘之西人又從之負大木龍（音聾）名以益其居（龍音聾）又為龍安寺焉尚書裴公其李公其侍郎呂八公其楊公其裴胄李巽呂渭楊憑御史中丞房公其咸尊師之道執弟子禮凡年八十一為僧五十三暮元和三年二月九日而沒其弟子玄覺泊懷直浩初等狀其師之行謁余為碑曰師周姓如海名也世為士父曰擇交同州録事參軍叔曰擇從尚書禮部侍郎師始為釋其父達之志使仕至成都主簿不樂也天寶之亂復其初心嘗居京師西明寺又居岣嶁山（張云岣嶁拘縷二音岣又音古后切嶁力后切）終龍安寺葬其原銘曰

浮圖之修其奥為禪殊區異世誰得其傳遁隱垂離浮游散遷莫徵旁行（胡郎切）徒聽浮言空有互鬬南北相殘誰其會之楚有龍安龍安之德惟覺是則苞并絶異表正失惑貌昧形靜功流無極動言有為彌寂而默祠廟之嚴我居不飾貴賤之來我道無得逝耶匪追至耶誰抑惟世之幾惟道之徵既陳而明乃去而歸象物徒設真源無依

後學誰師嗚呼茲碑（一作動言事為）

南嶽雲峯寺和尚碑

乾元元年戊戌歲 其月日皇帝曰肅宗孝皇帝于欲俾慈仁怡愉洽于生人惟浮圖道允迪乃命五嶽求厥元德以儀于下惟茲嶽上于尚書其首曰雲峯太師法證凡莅事五十年貞元十七年乃沒其徒曰詮曰遠曰振曰巽曰素凡三千餘人其長老咸來言曰吾師執行峻特執屋清切法也器宇弘大有來受律者吾師示之以高廣通達一其空有而人知其所以尊嚴整齊明列義類而人知其所不為有來求道者吾師示之以真空有而人知其所必至元臣碩老稽首受教髫童毀齒髫音迢童子垂髮踊躍執役故從吾師之命而度者凡五萬人吾師冬不燠爇燠乙六反又感遇反飢不豐食每歲會其類讀群經俾聖言畢出有以見其大又率其仵音午偶也伐木輦土作佛塔廟洎經典俾像法益廣有以見其用將沒告門人曰吾自始學至去世未嘗有作焉然後知其動無不虛靜無不為生而未始來殁而未始往也二而字下或有知字其道備矣頹刻山石知教之所以大其詞曰師之教尊嚴有耀恭天子之詔維大中以告後學是效師之德簡峻淵默柔惠以直渙焉而不積同焉而皆得茲道惟則師之功勤勞以庸維奧祕必通以興祠宮遐邇從彼從師之族由虢而郭周武王封虢叔於西虢平王東遷奪其地與鄭武公求虢叔之裔孫序封於其陽號曰虢仲世德有奕從佛于釋師之壽七十有八惟終始罔缺不冒遺烈厥徒豪熙維大教是膺維憲言是徵溥博恢弘如川之增如雲之興如嶽之不崩終古其承之

南嶽雲峯和尚塔銘

雲峯和尚族郭氏號法證為竺乾道五十有七年年七十有八貞元十七年九月十七日終十月二十七日葬凡度學者五萬人為弟子者三千人色厲而仁行峻而周道廣而不尤功高而不有毅然居山之北峯以為儀表世之所謂賢人大臣者至南方咸所嚴事曰其內者聞太師之言律義莫不震動悼懼如聽誓命由其外者聞太師之稱道要莫不悽欷欷音希如獲肆宥故時推人師則尊其首詔求教宗則冠其位披山伐木崇構法宇則地得其勝捐衣去食廣閱群

經則理得其深其道實勤而其心無求自大師化去教亦隨喪嗚呼大師之葬門人慕號長老愁痛遂相與以為茲塔壘石峻整莊木翁茂翁烏孔切木盛貌凡衡山無與為比者然而未有能紀其事余既與大乘師重巽遊巽其徒也亟為余言亟為並去声故為其銘銘曰

邕元極兮韜大方威而仁兮幽以光行峻潔兮貌齋莊峻一本作浚氣混文字闡兮聖言揚詔褒刻兮宅南方道之廣兮用其常後是式兮宜久長閟靈室兮記崇岡即玄石兮垂文章學者慕兮哀無疆

南嶽般舟和尚第二碑

佛法至于衡山及津大師始修起律教向其壇場而出者為得正法其大弟子曰日悟和尚盡得師之道次補其處為浮圖者宗世家手零陵蔣姓也和尚心大而行密體卑而道尊以為由定發惠必用毗尼為之室宇毗頻脂切律也傳也凡戒之法遂執業於東林恩大師究觀祕義乃歸傳教不視文字懸判深徼登壇莅事處比丘衆比音鼻梵語云此丘如秦云乞士謂上於諸佛乞法資益惠命下於施主乞食資益色声凡歲千人者三十有七而道不要奧得以觀佛浩入性海洞開真源道場專精長跪右遶不衡不倚恩以為去凡即聖必以三昧為之軌道遂服勤於紫霄遠大師修明石碑本洞作鄭无長跪亦不衡字凡七日者百有二十而志不衰初開元中詔定制度師乃居本郡龍興寺肅宗制天下名山置大德七人茲嶽尤重推擇居首師乃即崇嶺是作精室闢林莽碑本闢作斬剗巖鑿殿舍宏大廊廡脩直無音武不命而獻力不祈而薦貨凡南方人顒念佛三昧者必由於是命曰般舟墓焉般舟佛若一月晝夜若七日七夜又云經行不得休息不得坐三月速得是三昧經云一心念般如字大藏有般舟三昧今釋氏有旅此教脩行者又三十七年而當貞元二十年正月具戒又十年而處壇場石本處作居又三十七年而當貞元二十年正月十七日化于茲室嗚呼無德而脩故念為實相不取於法故律為大乘壞衣不飾揣食不味揣徒官切聚兄覆薦服役凡出於生物者擯而勿用

不自知其慈攝取調御凡歸於正貞者動而成群不自知其教萬行方廣一性恒如寂用之涯不可得也有弟子曰景秀嗣居法會欲廣其師之德延于罔極故申明陳辭俾刊之茲碑銘曰

像教南被及津而尊威儀有嚴載闢其門吾師是嗣增濬道源度衆逾廣大明群昏乃興毗尼微密是論八萬捻結彰于一言聲聞慝慝毀遝来奔如木既拔有植其根乃法般舟奥妙斯存百億宝會觀于化元同道祁祁威功庸以敦如水斯壅添之無垠音銀岸也帝求人師登我先覺赫矣明命表茲靈嶽于彼南阜鴈宮爰作負揭致貨時靡要約要平声揭音竭又音憩並韋也祖舊程力不呼而諾是刈是鑿既塗既斲詹攝孔碩以延後學出不牛馬服不繁帛匪安其躬亦非其食勤而不勞在用恒寂縱而不傲在捨恒得洪融混合軌究其跡懿茲遺光式是嘉則容貌徃矣軌儀無極其徒追思賡颺茲石

大明和尚碑

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衰是故離禮於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於定慧者不可與言佛達是道者惟大明師師姓歐陽氏號曰惠開唐開元二十一年始生天寶十一載始為浮圖大曆十一年始登壇為大律師貞元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卒元和九年正月其弟子懷信道嵩尼無染等命高道僧靈嶼為行狀列其行事頗刊之茲碑宗元今掇其大者言曰師先因官世家潭州為大姓有勳爵位今不言大浮圖也不序其宦族所以尊大浮圖之道凡浮圖之道衰其徒必小律而去經大明恐焉於是從峻洎侃以究戒律而大法又立又從秀洎昱以通經教而奥義以修由是二道出入隱顯後學以不惑來求以有得廣德二年始立大明寺于衡山詔選居寺僧二十一人師為之首乾元元年一本作其年蓋乾元在廣德前恐誤又命衡山立毗尼藏詔選講律僧七人師應其數凡其衣服器用動有師法言語行止皆為物軌執巾匜匜音移切左傳奉匜沃盥奉杖屨為侍者數百剪髮鬌被教

戒為學者數萬得衆若獨居尊若卑晦而光介而大灝灝焉 灝音皓 灝音浩義同無以加也其塔在祝融峯西趾下碑在塔東其辭曰

儒以禮行覺以律興一歸真源無大小乘大明之律是定是慧不窮經教為法出世化人無疆垂裕無際詔尊碩德威儀有繼道徧大洲徽音勿替祝融西麓 麓音鹿山足曰麓洞庭南裔金石刻辭彌億千歲

碑陰

凡葬大浮圖無竁穴 竁掘綃切穿地其用於碑不宜然昔之公室禮得用碑以葬其後子孫因宜不去遂銘德行用圖久於世及秦刻山石號其功德亦謂之碑而其用遂行然則雖浮圖亦宜也凡葬大浮圖其徒廣則能為碑晉宋尚法故為碑者多法梁尚禪故碑多禪法不周施禪不大行而律存焉故近世碑多律凡葬大浮圖未嘗有比丘尼主碑事今惟無染實來涕泣以求其志益堅又能言其師他德尤備故書之碑陰師凡主戒事二十二年宰相齊公映李公泌趙公憬尚書曹王皐裴公胄侍郎令狐公峘或師或友齊親執經受大義為弟子又言師始為童時夢大人縞冠素舄 縞音某白色舄音昔履也來告曰君當獄大類甚衆以儒者所不道而無染勤以為請故末傳焉無染韋氏女世顯貴今主衡山戒法

衡山中院大律師塔銘

衡山中院大律師曰希操沒年五十七既沒二十七年其大弟子誠盈奉公之遺事顧銘塔石公智姓 智子感切凡去儒為釋者三十一祀掌律度衆者二十六會南尼戒法壞而復成由公而不變故當世之士共尊之不名出世之士若石廩公瓚公而歎息雖必護法是以建功之始則震雷大風示其毳 毳兆字滅跡遇公而歎息雖必護法是以建功之始則隕星黑祲告其期 祲音浸妖氣之際則隕星黑祲告其期斯為神怪不可廢已故其與物大

同終始無爭受學之衆他莫能偕也凡所受教若華嚴照公蘭若授
教若惟瑗道郢靈幹惟正惠常誠盈皆聞人鳴呼始終哉為之銘曰
首有承兮卒有傳華大訛兮持法權衆之至兮志益屢雷發毛兮功
已宣星告妖兮壽不延靈變化兮迎大仙韜茲石兮垂萬年世有壞
兮德無遷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文集卷之四